廣治平畧

自世二
至世六

正編止

子13
673
6

治河篇

三代治河

堯時洪水爲災帝咨治水者四岳僉薦鯀帝試之九載績用弗成至帝舜受禮殛鯀而用禹禹既受命愼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慶四時乘四載行山表木斬高喬下定高山大川疏停導滯身胼胝以爲人先是時水之患河爲甚濟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故治水之急先於河于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南至于華陰東至厎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乃灑二渠以引其河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合爲逆河以入海冀州既又于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逾鞏洛而入于河揚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水東自陽而入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于揚又西次于荆以放江淮江淮又而洪水定于

天一十五年二月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門1 15 號 673 卷 6

是由荆而北次于豫由豫而西次于梁由梁而北次于雍以會吳江河之上流九川滌原九澤始陂燕代乃粒高邦作又當是時地險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撬山行則禍屈外三十年三過門而不入功之所施名川三百支流三千而弗自功從今考之其始于冀州非徒以帝都爲先地盡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必先施功于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施功于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唯河患最大河始入于雍而經于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克又其下流入海之處所以禹之功後自冀而兗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未免有壅塞之虞于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涇渭之源此所謂決九川距海而水之大者有所歸濬畎澮距川而水之小者有所泄皆順其自然之性而不與水爭地盡其智識有外是者哉至殷河數圮決至五遷都以避之不聞其有所隄塞獨近循禹之跡改也迨周而封井分畫之制詳當時溝洫澮川起自田畝鄙縣疆封縱橫相通有急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取乎力征故土不隄而固水不束而灑河由地中行基不勞而定也亦無爲事河矣至定三五年梁山壅河南徙衿礫失禹之故道漸移而東伏折而東北自是冀豫有水患矣而諸侯各作隄防雖過百川以自便利甚或反加決灌以鄰爲整而河遂漫溢滋爲患者

兩漢治河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大興卒塞之至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土徒汲黯鄭當時興卒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是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年歲數不登而梁楚之地爲尤甚乃使郭昌汲仁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上自臨決河況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卒塞瓠子築宮其

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後元光閒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土準高下開大河東注之海如此則關東長無水災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于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曲三所相水流之勢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脆易傷頃所以無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獨靈鳴犢口以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昔禹所穿九河今既滅迹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水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流殺水力道可使復浚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若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後三歲河東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二州平原十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廬室且四萬所河隄壞者二百餘里以故堤薄處也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後二歲河復北決平原流入濟南于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六月乃成鴻嘉四年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益用孛尋言止不塞觀河所欲居稍自成川于是分灌縣邑二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于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今大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許商以爲古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

平東光南界中自高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
繇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鴈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衍易則潰絕水則爲敗不
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哀帝初以騎都尉平當領河隄奏言治水有決河深川而
經隄防纏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上議曰土之有川猶人之
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
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今治河有三策行上策則從冀州
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大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提勢不能
遠有侵漑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郭門廬舍以萬數百姓怨恨
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
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提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
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
其所而不相奸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

既民得以漑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地也識者疑河大川難禁制
今但據空地爲石隄多張水門非穿地也勢必完而安從洪口以東北行三百
餘里人清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徙徙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
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罹于救水平
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瀆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鱉
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鹹墳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杭稻高田五倍
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月人伐薪買石之費
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勢不罷民自適治河
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之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
薄勞費無已數塞其害此最下策也迫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大都祖讓
徙曠地放勃海之貴氣近于東漢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
浸毀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修改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

功而後議令樂復上古昔元光之間人庶臧盛緣堤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塞塞令居家稍少用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宛豫百姓怨嘆而或以爲河流大汴幽冀豪利焉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則公家息經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會有薦槃浪王景能理水者顯宗乃發卒數十萬遣景與謁者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碛直截溝澗防遏衝突疏決壅積十里立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調是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九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于禹功蓋自東漢訖唐不至橫決如異時矣

宋代治河

自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陽穀抵張秋以遏之水患

曰嘉成之曲明關國之初即定雅樂命儒臣樞著樂章以祀天地以祭社稷先農以享宗廟樂有四等曰大奏曰大奏其祭社稷也迎神奏廣和之曲冀玉帛奏豐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燎奏泰和之曲其祭宗廟也迎神奏太和之曲奠幣奏肅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燎奏泰和之曲其祭天地宗廟則樂舞皆備其祭社稷則樂舞減同之祀先農則樂舞皆減其祭天地帝于圜丘奏豫和之曲迎神奏廣和之曲奠玉帛奏安和之曲初獻奏保和之曲亞獻奏肅和之曲終獻奏凝和之曲徹豆奏壽和之曲送神奏豫和之曲望燎奏熙和之曲其祭宗廟迎神奏永和之曲進俎奏雍和之曲初亞終獻並奏壽和之曲徹豆送神並奏永和之曲望瘞奏泰和之曲祀三

皇坻勾芒祝融力牧風后配樂用登歌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以獻鎮海瀆配迎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帛奏豫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奏雍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豫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瘞奏時和之曲朝日于東郊夕月于北郊迎神奏熙和之曲奠玉帛奏保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中和之曲終獻奏肅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豫和之曲送神奏壽和之曲望瘞奏豫和之曲皇帝謁太廟三日本太初二日仰大明三日民初生四日昂牧享五日御六龍六日泰階平七日君德成八日聖道成九日樂奏章其釋奠先師孔子令儒臣更制樂章迎神奏咸和奠帛奏肅和初獻奏安和亞終獻奏景和徹饌送神奏咸和特命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學宮祭旗崇廟祭馬祖先牧諸神並用時樂此歷代樂制也作樂之理非精于律呂者不能

周代律呂

昔者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冬終一日其徐以次運行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與類從焉以十二律分朔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氣之候合焉黃帝之時又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禮鳳凰之鳴其雄鳴六律其雌鳴六呂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雄鳴也爲六呂大呂夾鍾仲呂應鍾南呂林鍾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呂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氣合正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矣唐虞夏商因之代有音律至于周公建官乃命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可以生之是爲律呂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矣唐虞夏商因之代有音律至于周公建官乃命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可以生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比和樂亦如

之至其分樂而序也冬至圜丘則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六變而天神降夏至方丘則函鍾爲宮太呂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八變而地祇出宗廟之中則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九變而人鬼禮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生而理也甘道則三宮最著天宮取相繼步道也地宮取相生毋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圜變林鍾曰函蕤爲圜坤台宏也其黃鍾無變神者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地宮中央之管八宮中冬之管本中聲也圜中生于大呂而出乎震故事大因焉函鍾生于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上之其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于虛危有宗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鍾以大咸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帥舞之樂九變黃鍾以之六變乃羽七之樂其聲七其變六起奏羽水收宮又羽始終水也水爲天根是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其聲九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爲地宮是咸池焉九變乃

二國家亦無深害何別西北之水併于東山故害大分則小矣帝曰防捍兩河供億甚難光曰併爲一則勢費倍分二流則勢費省今減北流財力之年倘東流不亦可乎時王安石以光議廢不合意沮議能不遣獨遣內臣張茂則行遂開北流河乃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之境又明年決館陶永濟清陽巳又溢渭村衛州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貝御河爲一帝憂之數遣使經度而王者言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漕者僅三十餘里可塞也本塞之而河溢大名於時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法以濬河而用輒不效帝謂安石曰歐陽修言開河如放火河決爲失火爲害等而勞民孟已諸安石曰勞民以道所謂壽天下而民從之者也庸何傷庚部員外郎范子淵阿安石意言河必可治乃命子淵行其事公義爲之屬而是秋河溢壞民田特甚又明年河大決澶州七年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大名北京大抵熙寧勿事欲導河使東流開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

北齊憂惜民力思順水性而中官程昉水
疏初霖前溢河北諸郡而回河東流之議復起文彥博呂大防皆主之中書舍
人蘇轍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
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
下先矣臺下競趨如川流山擾非一人一
集議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失中
東而北流遂斷即勞費何惜今水官未有必然之論但徒俾于萬一以冀功耳
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而相視使者范百祿等亦言其未便乃罷回
流及修減水河議未幾吳安持李偉復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循
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大臣不以爲然尋以旱曠詔權罷修河河北之
民聞詔謹呼既三省議作北流軟堰趙偁上言曰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海
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舍彼壽張睦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

去上惑朝听下溺民患橫役枉費豈勝窮哉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
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
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
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
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之患濱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
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之說始爲軟堰郤河衝之不可
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竭澤其枉有工費而以河爲農也請俟漲水伏槽
歸大河之勢以治東北二流可乎已而梁村上下約束救河門既涉漲水遂壅
而滑南犯德清西次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固淤
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監察御史郭知章請開北流安撫使許將言廢今
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流已淺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請開北
流東徙故道則復慮愛水不謹而被隄爲患竊詳官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

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絶大谷諸州之患矣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因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知章復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諸使按視遂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右丞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議累年先帝嘆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能伏議回河閉口益採用漢人之論矣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王宗望代之猶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淺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慮九年爲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彎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詔曰可建中靖國元年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夠崇人偏見欲固大河之勢以絶人者使護堤近日臣不敢違引祖于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鎔鹵增築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益增隄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爰以導之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防堤約欄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懲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爲長策聞近日又有獻東流之計者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爲抑亦自高注下滿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政和四年都水使孟昌齡獻導河議言河自大伾山東而來直大伾山之西西而南復折北則又直大伾山之東曾不十餘里而地形水勢東趨相直若引使穿大伾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過合于下流因三山爲

士譏浮梁歲有費可數十百倍可覓河朔諸路之憂詔置堤舉司董其事而巨
梁成然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遠而湍激猛暴過山稍隘往往泛濫近若民夫多
被漂溺其後遂注成巨堰至于大河淨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尤憚其役而昌
計又官吏聚欲相繼領職每興一役乾沒無數至靖康雖罷黜而國已南矣

元代治河

元時河決屢告輒加隄塞至大德初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
言河自陳留抵雖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水視田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
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
北也浦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德舊漕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
流或强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
之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所便避其衝突浦口不塞便宜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
東盜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爲鹹鹵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障塞之
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大河復故道竟如文言後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灘
河都邑皆罹水患九年脫脫慨然有志于事功諭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
事乃命集羣臣議定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言必當治先是魯常
循行彼水郎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請河上相視驗狀爲圖
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二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
以復故道其功費數倍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韙其疏塞之方以聞道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堰井以量地
之高下測岸以宄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時脫脫先入
魯言與遵論辨終莫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
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
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七十萬自曹陵岡南達

同某放于黃固哈只口等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凡二百八十有奇興功凡五
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元
先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瓠子固記河渠溝洫備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
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效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畧盾吏牘作至河防記
畧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疏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
於因而深之謂之濬即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因而扼之謂之疏去河之
道曰河身曰滅水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
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潴慮夫壅生潰潴生塭也河身者水雖
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
以計禦之滅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怒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掛
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
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連綰之法有用

十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杪用結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
者已成用豁口者舊當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干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
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衝也又當治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
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
効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濆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砥然維持文輔纜索之
功實多盡由曾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明代治河

明初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頓城經潁上東至壽州
正陽鎮而合入于淮元曾運河故道遂決自是至永樂歲爲決徙不常修築隄
岸民用困弊至九年決益甚鳴鼓濬黃河故道工部郎張信言舒河流
黃河岸與今河面平宜可濬大發卒濬之而主事薗芳言今于中灣分導河流
使復故道誠萬世利乃自汝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

又從沛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二洪南入淮九閱月而底績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于海又決滎陽東過開封歷睢陽自亳入于淮景泰中又決張秋治久無功乃遣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有貞行汶濟蜿衛及沁循河道濮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疏言臣聞治水有三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即東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克土疏而水益橫流於是決而奪濟汝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隄潰渠淤濟溢旱涸此潰途之所由阻也今欲驟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壩以時節宣無溢涸而後河可得而費塞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患顧開之令爲患耶上遣中使就問有貞出二壺一簽五簽者各一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簽者先涸於是使者嘆然知疏策之爲長也歸報命而議決于是有貞許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鞏至蓮花池大瀦潭乃踰范暨濮又十而西數百里經濮澶惠治沁夫有貞曰河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于平既成賜渠名廣濟名通源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潰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云當是時蠲涉河民數馬甫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役以有成至宏治中河決原武支有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湧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衛運河而奪泉于海一由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不可禁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乃築陽武長隄防長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泗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平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卷亭不能容乃復白魚臺靡德州至吳橋修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聊濟整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主疏也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

堤束汝水以入海議者謂河不可復宜復治淘運而潮議弗是也命平江伯陳
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漫浮其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
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
軌而後決可塞也于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自曹出徐以殺水
勢踏勘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額以入淮又濬四府若泉河
由陳留至歸德瀝爲二一由宿遷一山亭湖會于淮于是治張秋兩岸東西築
臺立表貫索綱聯巨艦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洗艦壓以大埽合且復
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緣以石堤隱如長虹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
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
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二萬九千斤有奇竹木新舊不可計于是張秋之決始
塞賜名安平鎮時丘濬著論言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
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以隨之
郵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
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黃合二瀆而爲
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淮海合一而清口又合
沁洒汾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襄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
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
則以一淮受衆水之歸而無洩滴之滲漏矣且本朝建國幽薊漕東南之粟以
實京師必由海濟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
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然則爲今之計奈河者今治水者要當以
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巡合其
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今往往遡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
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渺之費而忘其所損之大護
已成之業而興大難就之功損民力于無用廢民財于不貲劬顧目前違恤其

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取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但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止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烏可置之度外不講究其利害哉而今河流之所以泛濫爲害者良以兩漕之水既合爲一泉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增盛去冬之泊洲未乾嗣歲之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壅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滙爲巨浸桑麻栽粟之場變爲波浪魚鱉之區可嘆也已夫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嘗然不惜棄地不愛動民舍少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大多惟度其得失之孰急棄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毋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逆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汴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河既分跡之後水勢自漸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之波不及于陸有所縮不至東溢而河之委自得入規制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漸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正德中尚書胡世寧言今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梁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毫至懷遠達大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魯衛出陽谷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塘此六者皆大漕渠而南滙于淮今且於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湯湯爲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於漸成堙塞然壅於積久之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不可復開而沛西榮澤間孫家渡決而分其勢也其陽谷魚臺二道勢近東北矣宜常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導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武城以南

廢堤至于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牛壅沙隨水積豈能成功今莫若于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濶五六尺以通二舟之交冬月水結船止百餘加濬濶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大船轉運至京又開沁入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道閱六十里通衛近年始淤是河流因祀可以達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荊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淮之塞此亦一計也嘉靖初河道總督盛應期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河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其說與世宗合乃集夫役分標開鑿已而言者謂其功必不可成往歲財勞民而新河之議遂寢論是歲有決溢所由無常道季年而蕭碭徐邳之間漂城郭人民爲苗也劇甚至四十五年河塞新集而南流阻再塞龐家口而全河北徙不可漕于是都御史朱衡躬親相度訪應期故迹因疏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幸今河直奏溝可因其勢而利導之開新河以濟而以濶而矩議以爲河滿溢以秦溝渠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卽溢而東又抵極而反于西南是以沛與魚臺爲壑也開新河一帶三堰不可爲也於是衡復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壺沙淤之所爲卽出徐州南而二洪益乾亟爲敗今幸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雖兼受泗河之任猶爲有泉溢而河流得益駛疾卽夏秋水猥盛極反亦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游蕩休焉獨何言爲壑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有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深廣雖卽有河形如郭貴樓至龍溝減未久輒易淤者亦已盡淤且河之所舍誰能禁之不如用河所欲徙開之於是新河就而西堤亦成隆慶三年河復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墊三十餘里決方許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宝應湖堤往往崩潰山東嘗州鄒城諸處皆溢從直河入邳州瀦宛人民無算總河翁大立乃繪圖以獻

且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瀆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狂瀾以爲
往者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近日改成新河而豐沛之害平非必河
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幸未可就惟築決
口如曩時房村方堌則故道宜可通至如泇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
比歲疏鑿費亦自省于是復以衡往蒞之衡言自景泰間奪河爲漕而今徐邳
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河趨濟惰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
遽則決野雞岡口下亳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新河雖築而茶城以南猶屬黃
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宜將議者開泇口之說下廷臣詳議報可萬歷初河
決崔鎮奪淮入海淮水不敵遂決高家堰于是河淮分流沙淤益雲梯關入
海之路大阻淮安揚諸郡悉爲巨浸議者主濟海口以通之督漕右都御史潘
季馴行相視議以爲海口固湖汶之所從往來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
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以惰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善固隄防使無旁
決大地高深則治防即以導河也於是申平江伯故書築堰起武家墩經大
小澗至阜寧湖以束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遞東以制河南
侵慮河內衝閘而濁濁也嚴五壩起閘獨以待漕艘鮮船于是自徐抵淮亘六
百餘里皆塘之膠泥築南北兩堤諸縷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下者各增
築原堤短甃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增高譬重門以待暴增纏以禦寒創有
異常浸溫之水纏堤不支至遄隄而極勢固不能盡而出也於是淮必趨清口
會大河入于海海日不濬而深通然堤堰雖堅而疏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
口日淤二十一年河復決汝土決鴛鴦臺決濟寧決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濫
泗州幾成魚鱉之鄉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縣之黃家灣三十里下五巷口
入海漕臣議請廣疏入海之途盡闢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其說又無事過爲
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堰數十萬金錢枉置烏
有徐邳之流幾斷幸天心效順河雖爲小警無大變云按黃河自崑侖入中國

凡九千餘里而經大折者有四其由積石而遶導中則鄜關也一折也及至龍
州西南逆北而行凡千餘里河再北折即爲涼沙甘肅四郡又一折也迨其
北流千里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非河正柱大河又一折也
豐州之東爲榆林境舊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州東北皆抵大
河自北而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其行
也數折其勢也愈悍而自孟津而下無高山石嶺以障之無洞庭彭蠡以蓄之
則其衝激　湯任悍而往也固其所哉當時禹惟悉此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
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而下遂灑爲二渠北則至于大陸
播爲九河趨碣石以入于海流道既廣其勢自平故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
七十餘年況是時所陌之制未盡滿溢之法具在凡中原之地無非受水之地
凡中原之民無非治水之人河亦安自而橫流哉及周定王時河徙衍礫九河
之跡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武帝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
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故也逮乎宣房之
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蹟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德棣之河
復播爲八是其委多而河之大有所泄力有所分而後八十年又無水患至成
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都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
郡三十二縣以迄于東漢永平使王景修築隄防自滎東至于乘汚口千餘里
鑿山破砥截溝疏壅令遵相洄注由是至唐不爲患者千自餘年或者遂以爲
王景隄防之力是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之大以瀉其勢而分其力景
徒以尋丈之防而捍之是猶以蠭臂而當大車之奔也豈可得哉由是言之河
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可睹矣然始由東北以入于海未入淮也河之大淮自
漢徙頓丘隋煬之引汴始宋熙寧澶淵之決實濫觴焉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
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夫以數千里滿悍難制之河而欲以一淮
以殺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近明時且全入于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

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荊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滿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善乎宋濂之言曰河流合則勢悍分則力弱辟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之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鋭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宜浚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然後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嗚呼是即賈讓之上策遺意哉雖然昔之河決其患止于河而今且移之漕矣是昔爲四肢之患而今爲咽喉之病故古之河患小而今之河患大也惟資河以漕令河適北與衛河合入于海則又憂漕必隘使南而後安則漕安而河勢又益激不可制故古之治河者易而今之治河者難也然則河終不可治乎不知河之所爲衝潰四出而莫禁者河之未有所歸也河之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所受也彼徒潴上流而不疏其下流疏下流而不竟其所歸此猶治病不術其本而徒執其標吾未覩其效也今議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北矣以河之大且迅而淮受之宜其鬱而可以別爲支流者宜因而瀹之使其流既分則勢孤稍可漸安雖捐尺寸之地以予河可俾梢也然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遏且淤而河患未可終弭譬之人身潮猶腹也淮猶胃也腹必且潮潰而夕病故治漕者當治淮之河而後運道不致于壅溢治淮者當治之海口而後河流不致于壅溢治淮者當治之分者不致於中梗而自所歸夫下流通上流不制而自平支流廣正流不遏而自殺庶幾昔者先聖克而後梁雍之意乎

息關蔡氏曰黃河發源星宿海自西而東繞昆崙之南至靈州轉北而行至豐州則又轉而東流至榆林境方轉而南蓋九折而入中國凡六千七百里而遶其勢自高而下而又滙之以境外諸國之水固已浩猛而不可制矣迨入于中國之後道漕而經渭諸水合道蒭而汾潞諸水合道豫而伊洛諸水

合其流愈達其合愈多其合既多其勢益浩猛而不可制況中原之地平曠東衍無崇山峻嶺以爲之束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委而僅恃一淮以疏其怒乃淮之所受又不獨河而已也并汴泗而咸入焉而曰足以洩之于海萬無是理矣且昔之河從東北行以達于海其由淮而達于海者惟汴泗之水耳河與淮分而禹猶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而後水不激而底定今則盡納于淮爲注瀉之所而顧無以疏其流殺其勢則水之所擊不得不潰潰則汎濫上之所洩不得不塞塞則遷徙是以禹治河之後其不爲患者僅八百年殷之世則五遷都以避河圮矣然猶未徙也周定王時河徙矣猶未決也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時河決瓠子其流趨于東南武帝塞宣房河復北決館陶分爲屯氏河仍東北入于海于是因其自然不爲隄塞既而屯氏復塞故西漢河患爲最甚自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堤從滎陽至千乘海口計千餘里于是河由東北入海而汴由東南入泗偶合

暗然矣至宋仁宗時河決六名神宗時河決澶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因濫觴而不可治然猶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渡以後河旋北行遠元末明初始并而全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渡以後河旋則兼慮妨漕夫上古獨去其若去害與興利一事並謀則欲去其害而從者眾議諸人詹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日則未必皆便故不惟不宜導之使北抑且必欲捍之使南培高堤以束淮水遵遠堤以東黃流滾滾萬計無非爲運漕計耳不知河入淮而淮口愈淤海口愈高無怪乎以河爲憂而河之羨溢中國日其也雖議者謂黃河北流尚存故迹若因其舊身開爲數支以達平原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在之勢一可以資灌溉之利又有謂黃河與衛河相去不遠宜相度地勢利便之所導河水注于衛河

南北分流可以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遠幾何亦可壯京師之形勝又有謂于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行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即于所修支河之傍地堪種稻者依江南法創爲水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水勢自然消減至若議之最奇者謂自于關龍泰晉之間引而殺之使不得并力以向伊洛而強河以從我則又難而未必成不得不舍衆議而惟隄是務夫分其支流俾其故道不可復得矣庶幾多穿溝渠以殺之平然亦使之緩乎決而不能使之必無決也可行于未決之前而無濟于既決之後也則惟有堤以塞之耳而旋塞旋壞旋塞明知非計亦付之無可奈何矣蓋河決在旦夕之頃而亦有其漸則偵察其衝擊之所從而預爲之備稍有可虞亟加修治支吾一時不爲失策賢豪所云緩則治本急則治標治水者亦衛是焉

水利篇

周秦水利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而於農事爲尤重故遂人治野之法則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一夫百畝夫間則有遂十夫則有溝百夫則有洫二十夫則有澮澮萬夫則有川而匠人之爲溝洫也畢出法於耜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發也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方里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由是廣四仞深四仞則萬夫之田謂之川是何也凡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是故溝逆地防地脉也謂之不行水屬不理遂廣尺也不理遂謂之不行稍溝水澮之溝非謂不理順也謂之不行稍溝水澮之溝非必三十里而廣倍言未之廣也必倍于首也若行莫水積水不流也必磬折以參伍其勢其去有漸可以灌溉而欲爲淵

則何工矩大曲則流轉而以深之故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蓄溝以導水不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易壅防以障水不因地勢之高下則其防易潰故善溝者水激湍流之音防者水渦廢之謂淤泥留者也爲防慮也崇乃崇高也高與則助之厚也爲防慮也崇乃崇高也高與壞其利溝者溝其下也三分去一大防外闊其下使水不能貴乃謂防必一日治溝之以爲式也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其法之詳備加此至若天時之雨暘不時地形之瀦瀉不等則又有稽人掌下地之瘠以豬蓄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欲流通也以列舍水以瀦瀉水防汎濫也而夏則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春則揚其萎而作之其用編於原委有鍾慮卓有牧畢畫其地利之宜而已今試考其合四尺之溝積而至二尋之澮一同之間其捐實肤之地以爲澮澮者所以會澮也自二成之地積而至

智也公曰請問倫五害之道曰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取水左右一人爲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常以冬無事之時具倫水之器能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著必爲之襄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穢之以柏楊以倫決水民得其饒是謂疏宣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濼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則輕征至於五仞則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見山則十去四至于二尺比之于澤所以詳水地者如此自井田澮洫溝洫之制非復周官之舊才智勤勞之士始出其經營以規一方之利而藥陽則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魏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濟濟之間于蜀則蜀離碓辟沫水之害於作引相水溉用概川畸之渠以灌溉百倍是爲菁魏

冀王時史起爲鄴令起引漳水溉鄴民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鹹鹵生稻粱又韓欲罷秦毋令東伐遂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曰始臣爲間然臣實爲韓延數歲之命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乃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因名曰鄭國渠及秦平天下以李冰爲蜀守冰壅江水作堋穿二江通成都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此皆不惜一時之勞以興萬世之利所以化石土爲沃壤也水之爲利顧不大哉

漢魏六朝水利

漢興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派瓜分原隰基布其制尤爲詳備京

師則有少府總山海陂澤之事其屬則有禁監有鉤水丞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司空有都水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邑陵之渠郡國則九江廬有陂湖宮南海則有淮浦宮南郡江夏則有雲夢官皆所以掌水事之政令也

文帝時以文翁爲蜀郡太守穿湔口溉繁灌由千七百頃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以溉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爰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及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時越人有徙至合少府以爲稍入租稅人少府者不多故謂之稍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重泉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徙徙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顧流也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千餘里間井渠之間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直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渠塞河復北行二渠皆絕莫穿言水利者莫能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兩渠之饒也元帝建昭中郎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南六十里造鉤盧碑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溉中有鉤盧古池因以爲名用廣溉灌歲增多至二萬頃信臣因爲民作均水

納東立於田畔以防分爭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許陽饒水脉因署陽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皆修之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鑑湖築塘周迴三百餘里灌田九千頃至今人蒙其利魏武帝時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馥乃修芍陂茹陂七門吳遣請堨以淹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爲豫州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景初中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流水澇爲患渾于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年勤苦經久之慮遂躬親勸導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頃咸歲增租人信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明帝青龍四年自馬宣帝欲并吳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溉灌乃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自此諸食有儲而無水害晉初大始中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遮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泰寧三年大霖雨而潁用饑城水患滋甚當陽侯杜預上疏曰今者水災東南牲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俱損下田所在停洿高地皆多疏墝自姓困窮當今秋夏耘耨之時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愚謂既以水爲困常恃魚菜蜾蠃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宜大壞陂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則百姓不出境界之內具暮野食此目下目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又言徙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畊水耨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塘蔵決良田變生滿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隄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驟今之陂處

皆陸業也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于今者水潦瀁溢大爲災害宜敕刺史二千
石其漢氏舊陂舊塲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
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塲陂之類皆決瀝之其舊陂塲溝渠當有所補塞者
皆隨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預在荆州修召信臣遺跡
激用濁渭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張列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
曰杜父漢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汎瀰之會表裏
山川實爲險固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西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之漕南人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時張闓爲晉陵內史亦
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孔愉爲會稽內史于句章縣修復故堰溉田二
百餘頃皆成良業宋文帝時劉義欣爲荆州刺史治壽陽沟陂良田萬頃隄堰
久壞秋夏常苦旱乃畫溝引沟水入陂伐木開湊水得通注由是豐稔後魏裴
延儁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貫九渠漁陽薊郡有故侯陵堰皆隳毀多
能修復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度水勢隨力分督未幾
而就溉田百萬餽瞰爲利十倍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之議修石簡陂
孝昭皇建中于州長史穆提華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周武帝保定二年于蒲州
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凡此皆南北六朝之建水利者也

唐代水利

唐興武德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溉田六千餘頃貞觀末
揚州長史李襲引雷陂水又築向城塘溉田八百餘頃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
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濃水所
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紘
奏決三輔渠時宗室貴主權豪皆勞怨立磑爲濫竭專渠利敕盡毀之代宗廣
德中從李栖筠黎幹等奏敕毀鄭白二渠支流餘磑禁分水令得益溉田昇平
公主有二磑其中請得毀帝曰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爲眾先何格令乎

竟毀之德宗建中三年宰相楊炎請於豐州開陵陽渠貞元八年曹王皐爲荆南節度使先是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濱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則爲浸灪皐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元和中孟簡爲常州刺史開古孟瀆長四十里得決壞四千餘頃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千頃初洪州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每遇霖雨水漲輒灌溺城市人不爲生産計章册拜觀察使澄洪乃派湖入江節制斗門以走暴漲關廣德南北七里謂瀦汙棄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因鑿六百陂塘溉田一萬頃長慶二年溫造爲刺州刺史奏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名爲石史渠後造復爲河陽節度使奏復廢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長慶中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斗門以泄水溉田每減一寸而溉十五頃每一縣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記言若堤防如法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先時開元中姜師度按度支營田使好興作始斸溝于薊門循魏武故跡並海鑿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鄉人之爲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湖邑河西二縣開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三千頃爲土田置十餘屯師度嘗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時爲語曰師度知相地嘯所嗜也當時水利其可考者大畧如此

宋代水利

宋朝屢世惠養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諸路則有陽舉州有倅二邑有丞佐而郡守邑令皆得以行其浚導儲蓄之利其在緣邊有塘濼聚水因以限敵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深淺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爲方田限隘人者熙寧中各路置農田水利官沿汴設淤田司至于南渡東南水利尤盛而其後有圩田圍田沙田之制焉先是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議者以爲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溝洫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瀦無後數四兵河朔之民農桑失業

多開田且戍兵增倍端拱二年遣陳恕經營之恕審奏戍卒皆隋遊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之淳化四年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淶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禦焉至景德元年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靈而爲渠直滿陰縣東六十三里會沙河淶渠消遂入丁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雄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

仁宗慶歷中泰政范仲淹陳事言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捍塘可以禦患隨時修固則無由而摧壞通因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又京東西路甲濕積潦之地往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淪復湮塞請每歲秋熟諸路轉運司下所屬

吏視農田物土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濬陂塘諭可爲旱潦備者本州選官計工歲於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其功狀以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則下無飢歲上無貴糴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其勤誘法宜討論古法取簡約易從者頒行事者台而寢時有趙尚寬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之亂田廢不耕土曠民稀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陂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比三年稼事復爲膏腴神宗即位志在富國尤以勸農爲先熙寧元年遣劉彜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已而秘書丞侯叔獻言沐岸沃壤千里而汝河公私廢田罌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爲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于行水欲于沐河兩岸留斗門泄其餘水分爲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行之叔獻于是引沐水於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爲非令內侍

馮宗道往視宗道以說者爲妄于是以叔獻等特提舉沿汴淤田五年御史張商英言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饒蕉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剏河去疏土築爲巨堰用歲會霖雨鄂谷合流大漲堰下土疏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昉又奏引淯洛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尚亟其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爲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獻湍易治書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時人人爭言水利大抵迂濶少效且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而古陂廢堰多爲淵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一旦興復而好訟之黨多怨之人或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訪尋遍增煩擾而安石急于興利一意行之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七年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已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先是杭州於潛縣令郟亶言蘇州環湖之地卑下多水沿海之地高仰苦多旱故古者治水之迹有浦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其布之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畧循古人之法則于江水南北爲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深者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塘深濶若此蓋欲取土以爲堤岸高厚足以禦濫悍之流故古之堤岸高者二丈低者一丈借令大水江河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復出於塘浦之上三五尺故雖水大不能據侵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又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流矣故三江常濬而水田常熟其堄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可以戽引而灌溉之是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溝常通也年祀綿遠古法壞壞水田之隄防或田戶利行舟之便破其岸以爲涇浜或隣人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官中開挑減少丈尺或田主但收

租課而不加修築或租戶利於易田而故欲湮沒或張捕魚鰕而漸破古堤或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亶之論可謂切矣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其役而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知杭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潮及西湖水造堰瞬以時啟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溉田千頃湖水多封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于江潮潮水淤河泛溢閭閻三年一濬爲市井大患故六井水幾廢軾既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大觀元年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向在姑蘇遍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蓋大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諸曉水勢之吏徧諸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爲之備然後興夫諭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而開江之議復與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江東四明越圩田圍田陂塘堰閘之利罷設紹興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潦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屢歷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叛爲應奉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聞田合監司守令條上于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稍合廢竟仍其舊初五代馬氏於潭州東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堤瀦水號曰龜塘七年守臣呂願浩募民修復之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古山崗望委守令講陂塘灌溉之利其後北部員外郎李詠言潭西高

原處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修濬知江陰軍務及祖亦請濬治本軍伍卻濬
以洩水修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二十三年諫議大夫
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瀦湖之地多爲豪
平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溝則
遠近汙溢不得入于湖而民田盡沒擧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
從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爲積水所浸緣
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出諸
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
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
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
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跳而導之江又于崑山之東開一十二
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于是民田有淹沒

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于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佑間郟守范仲淹亦親至
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趙霖復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于是詔監察御
史任古視之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詔依所請隆興三年監進奏院
李結上三議畧曰蘇湖常秀自紹興十二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于積水
不決之故第以工役浩大事皆中輟翦治田之便利有三一日敦本二曰協
力三曰因時夫古人治塘浦濶深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非專爲決積水也若
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濬不過積于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
五七年填淤如舊宜詔監司守令相視諸州水田令就農隙作堰車水開濬塘
浦取土修築田岸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既開濬塘浦積土自多田岸既成
水患自去此所謂敦本之議也夫百姓非不知築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
因貧富地同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非協力不可且百姓所
鳩之力有限必賴官中補助官中非因饑歉難免顧募今民力饑饉但食其力

因其所利而利之兼以秋冬旱涸涇浜斷流連畝修築尤爲省力故曰非因時不可其後戶部以王議切當但工力浩瀚欲時有力之家各依鄉原步武出錢米與佃租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淳熙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峽澤湖塲水則資之瀦洩旱則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占湖爲田築爲長堤中植榆柳外捍菱蘆于是舊爲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于此乞責縣令毋給據尉警覺察之有圍裹者以違制論既而漕臣錢沖之講畚鍤立石以識之其千四百六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紹興二年詔守令到任半年以後具水源淨塞合開修處以聞任滿日以興修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慶元二年戶部言浙西陂塘湮瀆悉爲田疇有水則無地可種有旱則無水可厚不嚴禁之後將益甚于是以大理司直陳佑賢措置之又令知縣並以點察圍田事人銜至其沙田之設自紹興末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蘆蕩多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特命根究之既而奉行者不恤百姓名爲經畫圍裹實起豪民之利維務增數以希進用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貧民下戶以受其害言者極疏論之命止前詔勿行乾道八年詔官田所所催三路沙田蘆塲租錢併歸戶部已又遣官覈其增欺悉追正之嗚呼沙田者乃江潰出沒之地水激于東則沙漲于西水激于西則沙復漲于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豈可以爲常藏至若湖藪陂澤水之所鍾河渠畎遂水之所泄豪民壅之以擅豐殖之資官私仰之以享租輸之入及其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以爲創置之良田曩之佃其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溢之害矣倘令上官不利絲豪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于紛紛之議毋付于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雖然水利固當興也亦未易輕舉也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苟且順從者不足任上廣怒盧下奪農田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間有鄰隣國以爲壑說禹貢而行河者益以滋其謬耳不然閒送苕溪入太湖東坡何託此以諷熙寧興水利者哉

元代水利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爲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百姓無轉餽之勞導渾河疏濼水而武清平濼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源泊而眞定免決嘴之患開會通河于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閔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草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人焉其

蒙

以禦以修旱暵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又英宗時廣集爲國子祭酒嘗因講罷

論京師特東南漕運

謂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悅地利也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沈南賓青齊葦蒲之場也海潮由至鹽爲沃壞用淤官就所儲第其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救萬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雖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說大畧宗之

明代水利

洪武二十六年詔各處開塞破湖引河水以灌田畝俾農民者務整理疏濬如河水泛濫損壞房屋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務在農隙之時興工毋妨民業如水患急于害民其功可卒成者隨時修築以禦患二十七年遣國子監生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利帝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已令天下修治水利自可不時奉行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儲蓄以備旱暵宜洩以防霖潦者皆官因其地勢

修治之毋妄興工役先是命長興侯耿炳文濬洪渠堰涇陽高陵等縣之田大
獲其利永樂元年江南嘉興蘇松諸郡頻年水患有司督治迄無成績于是命
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治之已又遣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原吉講究採治
之法原吉奏曰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合常嘉湖三郡之水滙爲大湖納杭
湖宜歛諸山水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填塞淤淺因浦港湮塞灌流漲溢傷害苗稼採
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道其壅淤以入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
餘丈西接大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
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實多淺窄又自夏駕浦抵上海南跨浦口可百三十餘
里則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
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廣川通流急宜疏吳淞江南北兩
岸安亭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盈浦乃
通吳淞舊道下流窒塞難即疏浚俟有治家浜至黃浦口跨浦口可經迄海自
浚合深濶上接大盈浦以通湖泖之水此皆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水道既通
乃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潦時修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
可成于民爲便帝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乃得奏績及
返命奏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可復命原吉往以竟未
畢之工宣德四年福清民請願言元賢里舊有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今堤壞
田荒近久未興工築民失業帝覽奏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耘何倚
閣慢廢之論令修築并申明府縣陂塘開塞年久坍塌不能瀦泄淤塞不能灌
溉者令修復故跡其豪強占據妨民者責令吐退已詔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
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正統五年申飭條例亦如之景泰六年
蘇松大水淹浸田禾經久不退郎府汪濬議開濬白茆等塘以洩之時久不疏
濬壅成堤堰近民耆倪昔臥泣堤上以求免濬不聽滙之挑濬青墩浦橫厓塘
共五十里以通白茆塘鑿開三堰約三百餘引水通魚口其海口淤塞浸少

葺壅仍挑去約千餘畝于是水得歸海天順三年三月吳淞江舊設撈淸大積
久廢馳江之民歲遭滀潦巡撫崔恭親詣其地相度督工分江爲三節挑濬之
至今爲利民因目淸港爲都白浦云成化元年閘中水泉斥鹵朱有龍首渠歲
久湮廢巡撫項忠奏閘之渠徐三十里澄陽鄭白渠亦久廢秦漢上疏通丁平
地則農勢高卑而穿渠遇礙石則聚火鎔鑠而穿竇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
八年雲南巡撫吳誠奏雲南東西二渠之水發源松華黑龍潭溉田數萬頃每
歲修築之費皆給官錢今鄉史奚擘畫奏不許動支而水利不可廢請以都司所
收公田租糧之帝曰水利有司急務況雲南遠方昔積甚寡使用被水患者惟
民貧不給而軍需亦無從出安用官物以豫爲隄防有何不可其亟行之宏治
六年河南參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
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淝波等堰許州有潩洧河
渠皆資人力可蘇民困巡撫徐恪以聞勅瑄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竭閘啟閉凡

王府屯官之兼併豪右礙磨之侵據悉釐正之七年吏科給事中龔紳奏曰臣
唯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嘉湖杭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貢稅實當天
下之半水道不通爲六郡農田之害所係不輕蓋天目諸山之水瀦爲太湖而
太湖又由江河以入於海昔人干溧陽則爲堰坝而遏其衝于常州則穿港瀆
以分其勢千蘇松則開江河以道其流唯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于坪塞故
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
于中江河故道淤漲于外士民利其耕者不袁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盈經冬不涸加以秋夏淫雨洪旬山
水橫發漂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夫糧儲爲国家之大用水患爲東南之
大憂相應于廷臣之中選差通曉水利者重其委任度其經費量其事期大加
濬治乃以工部右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時費無所出謂以治其地
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民受官之濟不旬月厥工

告成惜其急于成功有司多務迎合補苴目前止將近岸沙土畧加挑濬移置岸旁嗣後一遇霖雨仍堪港內會未幾時而白茅諸處復壅塞自是以後水利官員裁復不一興修事宜因革靡定或以屯田補盜賈事帶管或以工部郎中督理而位卑權輕官民玩侮至嘉靖時御史周用疏言治河要旨事相裹襄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而孔子稱之不過曰盡力乎溝洫而已然則河歷于七百年而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也則今日肇修溝洫之政以繼禹平成永賴之功臣實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憂者無他以行來久淘而深無所容也天下皆滿淪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所不獲是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弭天下之大患兩得之也今河南州縣被衝決各龍歌淤墳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至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會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時值旱暵則無陂塘渠堰以蓄水遂致一望赤地此溝洫不修之故也今欲修溝洫之政非謂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海而已合行司府州縣規畫立界先通流畫爲大渠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爲三年規大畧初年疏大渠會于諸河次疏中渠達于大渠又次疏小渠達于中渠其淺深寬狹各因水勢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之處則疏爲塘濼于溝洫之間以游行之潦則收蓄旱則取用經書既定造疆里圖册上之則河患可平民利可興又推其法與諸邊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畊者雜于居民之間不惟可省餉饋之費溝壘相望所在皆險所謂寓武備于農功資人和于地利者也萬歷中御史徐貞明念西北水利未興棄糧從三三屬吏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爲京東轉即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上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

決閘通水則田平一引則至皆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召民業之助其力屯地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澇則洪流萬頃一寄命于天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利一國家全盛據上游以控六合顧待哺于東南水利興而田疇之間皆倉廩之積利之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水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入即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浙富即所省頗多利三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溉十里之外無一澇一漕爲之瀦蓄分築爲渠堰跡爲溝澮引支流而納之使霖潦不溢則河流殺而其患可弭利四西北平原千里騎傾馳突濤澮舉而墊皆金湯利五西北土曠而民游人輕去鄉上易于爲亂水利興而游民有歸募亂從弭利六東南生齒日繁地不擴其民民不安其土今招撫南人修水利于西北蓬蒿之野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西北由役之苦劇矣田墾民聚則賦增而重由可輕利入沿邊諸境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商避轉輸之苦折色以免賦邊田墾則轉輸不煩軍不乏餉利九屯田隱占難稽久矣而西北非無田之患田不墾之爲患也水利修而浮戶佃客募可立致營田成而屯政自舉利十塞上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秋更上之勞籍軍有逃亡勾補之苦水利修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十有一古有志者欲疲井田遺意授民產而處于時之不可痛豪強兼併欲限民田而限其勢之難行今于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將井田民田無施不行利十有二古量地畫井度地居民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地不可多得一介之民而地邑民居適均也今墾葬蕩之地畫井居民裹多盬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將制定成俗而教化可興利十有三夫水利修廢田于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帝實握之耳然世之疑而不遽行者何也蓋一難于得人二憚于費財三畏于勞民四忌于任怨五狃于變習是必有

經畧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疏上不行若東南水利則
蘇常湖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五堰其首
也宜與荆溪其咽喉也百瀆其心也震澤其腹也旁通窓瀆其脉絡諸竅而吳
江則其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陽九江之水不入無湖反東注震澤
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人塞其竅竅以水沃其口沃
而不已則腹滿而氣絕矣且吳江築岸橫絕江流于是水流漸紆泥沙易漲而
東向之勢不敵潮汐之捷無異平陸而太湖達海之道始
失其趨矣夫大湖一噎于長堤再澁于吳淞汎溢之患理所必至此開鑿郟亹
經畫最爲詳切如置五堰于溧陽開百瀆于宜興置斗門于江陰建于橋于吳
江則開鑿之大概也而環湖卑下之地經浦以通于江橫塘以分其勢堅厚堤
岸以禦滿悍必使塘湖高于江而田無所容水則潮汐之大概也蓋鑿之議詳
于治水畫之見乃工于固田夫治水以爲田也治水而不治田山澤滿足何益治
田而不治水則表龜何功然則二者事誠相需而二子之議則固不可以偏廢
者矣永樂間夏原吉以善言水泄茲役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白
昆山開下界里浦吳江以達劉家河而洩吳北去之水自華亭河沛三泖以達
泖家浜而洩吳南去之水至于湖堤之滴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
復以河沙壅閉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
底定之本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
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古之沿海
三十六浦今入海者惟茜涇七鴉白茅楊林入江者唯福山許浦而已又能拔
其未淤者求而導之則散流之途多而四達之勢沛矣是故近理之湖則水得
所容而橫汎可銷遠潛之江則水得所趋而壅噎可達矣至若分瀉浙江之議
則所以殺太湖之受今雖民窮時詘未可舉議然求逆者不吝其勢圖遠者不
泥于近要善救地勢之所歸而知天目以東之水可以自餘杭大德勝蘆墓亭

下瞰平而瀉之江如此則太湖所納止孝豐安吉之流而勢減其半矣至若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所以決田中之水以泄諸湖塘而達之海者也必使修治濶可以爲容納之地則田之積水可瀦于塘浦塘浦不竭則可以疾趨于江海而水患不生此息哉然當事莫肯爲經久善後之計者水利遂置而不講天啟時水災疊告三吳悉成巨浸崇禎即位儀部即蔡懋德疏請曰三吳水利之不興已數十年吳松江入海故道化爲平陸東自茹七浦鹽鐵等浜水大川僅存一綫矣止劉家河尚通而泥沙漸淤亦非故跡所以一遇霖霖太湖西來數郡山水奔注驟成巨浸大臣鄉雖一隅財賦半天下今濕警害稼仰給東南尤爲至急至切使及今不治而水患日甚一日災禍易乘蠲賑難望小民皮毛俱盡將有他虞即國賦將安所從出哉當事諸臣非不熟知此爲要計而若值公私交隘不敢亟思以爲苦甚聖明在上軫念東南倘同切傷之視即如織造上供仰荷停免則此項錢糧便可動支并清查原設漕河夫銀即足充開濬水利之費仍倣祖宗朝例責在大臣假以便宜听其相度區畫期于成功而後報命是以所留于地方之物力與地方無窮之大利不但立拯億萬墊溺生靈于衽席之上而使江南數百萬賦稅源源上輸裕小儲成大儲不加賦而賦日裕不別求惠民而民受實惠誠根本之計似緩而實急者也疏入上因召對平臺諮商水利悉捄民救部確議遂成築舍十年御史李模上言東南水利自萬歷以後廢弛者逾五十年歷該撫臣周起元垂待罷部臣蔡懋德先後特疏籲懇奉旨下部覆議而愼始慮終未免築舍其說有四一曰時能未可舉嬴當此四郊多壘用兵需餉剜肉醫瘡如鉅工驟興經費百出正不知近戚供輸既已筋髓敲骨物力而司農度計所入數百萬尚能攙鑼鍋倘再罹潦旱羸者栲腹而殞生強者賣妻鬻子告佃今一開鑿稅額何償此皆豪民自私自利之談非體國經野之議稿查稅

則輕徵有司不過徵其入以抵荒區連欠近該拔臣核取江海沙漲科糧充餉豪民乘機或亦卅報及之但事關水利要害何惜此涓滴而悞農田大計凡籌榮利皆當權輕重即使開鑿果不便于佃稅諸戶而水利一興樂利之民何啻萬萬水荒之田亦可成熟不待包賠矣得失豈不天淵乎三曰裏田築圍支渠溝洫聯絡蓄泄始緩疏淪此永悉吳中原隰耳夫水源之水既無宣洩湖流弇塞即崇卽崇矣而洪濤晝夜衝激能不傾蕩駛常高數尺或盈丈隄岸可若是之崇乎即崇矣而思桔槔必無是望斯開濬之萬難濡乎若旱魃爲虐蛙渠深亦竭遠盼震澤而思桔槔必無是望斯開濬之萬難濡滯不待智者而決矣四曰大興水利必設專官方今裁汰冗員滾一官多一官之費然祖宗朝擇人而任明效彰彰若不設專官則撫臣控制江海兼勦流氛指掘戍行殆非昔比按臣持斧周歷亟歲一更道臣詰戎弭盜即水利帶衙而簿書旁午劄川原綿遠何暇宵晝巡行而府州縣正催科聽訟不給治農佐隄事權神渺安望施設今日川大臣或爲未便分巡撫之餘力恐有遺憾添設道臣又慮掣肘惟申榜部即意氣方銳事體歸一不敢瑣屑又它秩未專可與巡撫每事咨決巡按亦得旁察短長凡出行省視騶從稀少不糜供億職列京衙不受節制府州縣長並勢分相臨呼吸立應上下各便其差定限參績最則優遷殿則劣處斯水利立見成效已時浚幾條議以上當事允爲噫嘻畧曰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東南民命懸于水利水利要害制于三江禹貢所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是也自海塘障而東江潭止二江受全湖之水宋元以來所以多水患也然猶有二江也至嘉靖之季而松江塞矣嘉靖壬戌諸年之所以多水患也海忠介公受符治之功未及半而松江之士夫齟齬焉謝事去萬歷己卯諸年之尤多水患也然猶有半松江全婁江也自庚辰來五十年間松江以半開而易塞婁江以全身而半塞是以半江受全湖之水十年九潦夫奚疑哉請先言婁江夫水勢必趨東南婁在太湖東北而水全趨之者其故有二一者地近北爲唯亭南爲甫里直皆去湖不五十里而潮汐通焉呼吸相接地近則趨從

其便也二者勢迫兩江既塞無從分派全身趋敷甘勢重其流愈急愈從其迫也若然則婁之所係大矣而水利之官空設開濬之策不講者士夫爲之碍也婁江自蘇之婁門出下雜瀆經唯亭至崑山由薛子抵太倉而入劉河者人以爲婁江故道而非也此婁江之最平穩處故治以爲官道而險不在焉隨在花爲陽城連亘百餘里而走白茆塘南遶松江之半身連亘四十餘里其廣者可百餘丈狹者可十四丈而走安亭瀏浦其大凡也而至廣至狹不與焉潮勢洶湧挾泥沙而上約一升之水泥沙二合潮退漸平水勢緩弱泥淳水去日漸一日泥壅沙淳河身高淺小民射利涛岸俱種菱蘆菱藕衍蔓泥沙愈凝不三四年可種苗插秧矣外灶照前漸擴平民如此爲人告發勢不能存獻賣士夫士夫愛之通賄吏書陞科輕量頭入縣揑以補難荒士夫得爲世業傳之子孫縣中人之版籍例同正額而系知河之百餘丈者漸爲數丈十四丈者漸爲二三丈平時不覺迨至夏雨時行水勢一漲急不得瀉膏腴之壤盡爲巨壑必直須更耳以前所陞之毫未易所湮之鉅萬以千百家之受利易萬姓之灾荒其利害易知而士夫爲子孫計狃目前之利必不肯棄此以謀軍國之大計也故曰白茆開利歸于蘇而阻撓者必蘇之士夫也其次言松江夫水勢趋東南其正脈也而入海之道稍遠既合東江之水河浦寬多最大汪洋浩渺不可復治官道所以驛傳借路嘉興其中水勢既盛蓄洩甚難而松江泥沙同于加與其味鹽鹵其勢細重易于澱滯結爲原壤向之河身已架高屋棲房起爲墳墓嘉定以南華上以北一望平蕪蒹葭叢生縱馬百里之中不聞舟楫此豈尾閭之地所宜也哉就耳目所及舉一以例餘如吳江長橋浙直孔道凡有軒車無不駐節試觀長橋之下爲門七十有二以殺水勢古人苦心極慮觸目可思而閒有貪利者東西占爲焚廬數百頃漸塡爲平壤架爲雨房又數頃以坐視吳江之民頻遭水厄湖水一漲灌城而入全縣之田蕩然爲患士民屢屢具呈貪者執不肯行寧兩府全荒不恤也又近之

而一縣全荒不恤也又近之而本戶所荒顧此尺寸之利罔念滔天之害痴愚一至此哉觀此一處例知萬情故曰淞江之開利歸松江而開之有阻撓者必松江士夫也然則棄小利以弭大害損情面以專責成是在今日當事矣時巡撫張國維力任此事輯吳中水利全書繪圖入告而不果行

息壤蔡氏曰昔神禹治水奏平成之功而猶盡力于溝洫正以殺九河之支流防助河之霖潦而底平成于永賴也故終夏之世無堤無堰而河水安瀾不聞有新岸善崩壅其州而魚其族者是殷承之始有河決之患至迁都以避之豈治地之賦法卽善而未免踈窒于溝洫乎溝洫之法廢壞不可放于是以九河之地猶失其八支而莫得其迹則細而如遂人匠人聳稻人之屬所爲瀦瀉于五溝間者仰何緻悉詳明也自先生經界之法廢壞不可放于是以九河之地猶失其八支而莫得其迹則細而溝洫之屬何卽已天下才辯之士始出其一同之智以謀一方之利辯未及古人偏利天下之意不猶愈于後世與水爭地貧尺寸之利而遺無窮之害者哉今詩約舉其人其事而言之在春秋戰國則趙芮陂于楚者雲夢有豐稔之詳鑿漳水于魏者鄴旁有稻粱之詠漊涇水于秦者谷口有禾黍之謠在漢則文翁穿湔口于巴蜀之郡鄭當時通渭渠于長安之旁嚴熊穿龍首渠于馮翊之地倪寬穿方輔渠于左內史之治日公引涇水于池陽張戩築塘于新豐王景修芍陂而廬江熟馬臻開鑑湖而會稽稔桑宏羊復輪臺之渠溉田五千頃趙元國屯鮮卑架橋七十所至立約束杜分爭則召信臣守南陽事也在唐則若李襲譽雷陂勾塘以溉田長孫祥破白渠碾磑以遏渠在宋則若劉彝興水利而治鄂著聲范仲淹築海堤而民改姓范許景山修蕭河之故堰而廢壞之地復蒙大利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而荒蕪之塲變爲沃壤其著于明代者則夏原吉躬親經畫而東南水利舉劉大夏躬親相度而西北水患平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固非其人莫任歟若不

任其人徒採其議則自慶歷以暨啟禎建言者接踵而紙上之川原如縷地中之渠漕成蹟圖計民生尚忍言哉夫湖藪陂澤水所由瀦也江河漕運水所由洩也而豪民貪之以獲豐殖之資官司仰之以享租輸之入使流衍之故地化爲創置之長田潦則巨浸旱則赤地夥農而傷課者蓋不知凡幾矣使今日君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石之民朝廷不惑于紛七之議當事不付于悠悠之事亦何患利不興害不除而俾周漢獨專其美也哉

經學篇

周易大義

天不愛道龍馬負圖而出于河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其數以相生爲序故左行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復始於北地不愛寶神龜載書而出于洛其位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其數以相克爲序故右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復始於北伏羲氏因河圖而畫之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表裏者也自伏羲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周而十四卦次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言萬物萬氣殷曰歸藏言萬物不收藏也卦辭謂之周易取交易變易之義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卦雜卦辭謂之十翼而易之道始備第伏羲畫卦是爲先天有圖象而未有書夏曰連山

天易也商曰歸藏地易也有法數而本有書文王曰周易大易也始有書亦其義取諸變易不易變易者其氣也消息盈虛不易者其位也卦畫上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其書有象有爻有象夫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也夫象不能治衆治衆者至衆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成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感通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繫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彖辭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據旋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七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爻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爻者何也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爻是故卦無體惟

無執虛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察時以觀其動靜則一体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始終之象也是故雖違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干蹈者得所據也柔而不憂于剛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于剛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于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危者存乎位辨順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內外遠近始終各存其會避險尚遲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暗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任大失其所遭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梅妻予用顏色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刻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過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

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晉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蹄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在意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卦可忘也是故繫辭可爲其象包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爻苟合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川乎爲牛義苟屬健何必健乃爲馬而或者定馬爲牛爲川拘爻責卦有馬無乾則爲說滋遠難可紀矣互体不足遂反卦變七又不足致五行一失其原坎兌離其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憂也忘象以求其義七勑見矣卦爻彖象之義倘不出乎其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蓍卦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蓍卦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以受其生神以發其智情偶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体三百八十四爻爲其用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遠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朱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于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其分爲上下篇者何也陽三陰四位之正也

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上篇之首乾坤而終坎離下篇之首咸恒而終未濟者何也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剥以卦言則陰長陽剥也以爻言則陽極于上爻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于上用各于其時不相害也乾爻也莫元焉坤毋也非乾無與爲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以爲之配焉火之時易獨以卜筮不廢浣濮之言易則分爲三家其一則始于田何以各卦之彖與文言說卦序卦雜揉之以爲之說而孟喜京房之學亦出焉喜之言曰卦氣起中孚訖于既濟震離坎兑四卦爲辟十篇爻言解說上下經以彖象爻言參入卦中自茲始而鄭元王弼等皆傳之漢以來言易者多主彖數惟弼主理異數天下宗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矣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舍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何數他若衛元嵩之元包閻子明之易傳尤爲僭妄而晁以道之數程子作易傳朱子作本義而理與象數無不明焉

尚書大義

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而授人見其久遠自于上世尚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書者舒也如也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孔子求書得黃帝顓頊堯舜之書斷遠取近上自唐虞下迄于周更于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施風善

政可傳于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八篇始自唐虞者以其運
中天而治化隆也傷周道之既東而深有望于魯故錄伯禽之誓誓馬嘆于風
之不競而憫其入于秦故錄穆公之秦誓馬時子貢問書大旨子曰吾于帝典
見堯舜之聖焉于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謨皐陶之忠勤功勳焉于洛誥見周
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
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顧斯七者則書之
大義舉矣若夫一書之中其于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之目即堯典已盡其
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生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
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歷
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已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
書以會歸明一經而六經之義備則冀如尚書者其一中九疇即畫象之精也
虞歌賡言則風雅之祖也四代升降則紀事之宗也揖讓拜稽則經典之奧也
至讀禹貢而下迄于誓誥則凡紀紀天地原本庶物建侯樹屏則壞成賦命將
出師車攻步伐率顧震慴懲頑民辟不祥曲儆惡盡五經名上政事之一端
書則備紀帝王政治之全體是以讀尚書者不可不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
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皐戒君徹于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
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曰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
觀啟與有扈戰于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
之伐夏自湯禹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慚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武成凡
五篇歷歷陳布唯恐紂惡不白已心不明畧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
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留拳拳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
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
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
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圮于耕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

臣民謹譯至勤三篇訓諭而儆戒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六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三紀之久君臣其以爲國家至重至大之事幸而訖于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騰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于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汙隆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至于訓誥多艱誕而誓命多平易者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于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千今世反爲所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潤澤粗有體製故在今目亦不難曉耳奈遭秦火百篇亡缺幸得濟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而傳之者歐陽大小夏侯也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定爲五十八篇而奏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當時爲之傳註者在漢則有伏生劉向之輩在隋唐則有費甝劉焯之徒至宋之時王安石傷于鑿蘇軾傷于畢林之奇傷于煩呂祖謙傷于巧朱子乃以屬九峯蔡氏而書傳有所歸矣

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敗正也上明三綱下達五常興觀群怨于是焉係故小人歌之以責其治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下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蓄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歌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古詩本三千餘篇至孔子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十一篇古共辭者六篇考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放其大旨藍惘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爲風尊周公之大有勳勞則以風爲頌治國先治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邶風居十三國之終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四夫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見古人可以爲君子也于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報施之禮行也于緇衣見好

覓之心至也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周公之所
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
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于羔羊見善政之有庶
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于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薇
于杕杜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于鹿鳴廢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華廢
則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
則師帥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朋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
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
矣崇丘廢則禽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隳矣由儀廢
則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
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中國微矣按詩有三經風雅頌也有二

經賦興比也有六義合經緯也又有四始則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
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也風者名因民俗之歌謠太史陳之于工而
頌之于樂宮者也雅者正樂也小雅則宴享之樂大雅則朝會之樂受釐陳戒
之詞也頌者形容德功而薦之于廟也賦者直敘其事興者託物起詠比者引
物比例關雎爲詩之首以王化始于閨門也殷武爲詩之終以成功報廟也周
南名周家之化及于南方諸國也召南者以周有召公敷化而及南方諸國也
周南無周公之詩以近于文王有德而不及見召公之詩則以在外而其德顯
也王風則東遷之後畿內之詩等于列國也魯亦有頌者成王賜魯重祭亦得
告成于周公之廟也衛武之詩議論音節有關大節故入于雅鄭風之淫留以
示戒幽乃周公之詩而次于風之末以各國之變風非周公無以正之也詩皆
係周而有商頌孔子乃商之後習記先生之樂歌而不盡革之也正風則周南
召南二十五篇也變風則自邶至豳十三國諸篇也正雅則自鹿鳴至菁莪自

文王亟卷阿也變雅則曰六月亟何草自民勞至召旻也要其詞不出于美善刺惡德其數不出于溫柔敦厚蔽其義不出于思無邪之一言也而莫詳于朱子之序詩也曰詩何爲而作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之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唯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也昔周盛時王日巡狩廟朝廷而下達鄉黨閭巷其言粹然德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王日巡狩廟朝廷而下達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以陽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邶穆而後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亡補亡具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于是有采其藉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人遠使大學者即是而有以攷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爲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及于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生之風于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覽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淡于下天

道脩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然則其學之也何日本之二南以求其端泰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考漢之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于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而顯于鄭元嗣後疏之者何允全綴集而惟劉炫兄弟爲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

春秋大義

春秋因魯史而作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言春秋者包舉一歲而爲名也始于魯隱公之元年者以是年爲平王東遷之始政致不行于天下也至于獲麟而絕筆者悲道之終不行也魯史未經聖作已前其義章章不知幾何仲尼于每歲特筆其有關名分者數條云耳餘則仍之使其辭相屬事相比一展卷而大義了然義有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有國之始也于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惡賢賢惡惡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統亂世反之正亥成數萬其指數于萬物之散惡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于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一書傷其害所重也或曰其書戰伐甚譏其惡戰伐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也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田意在無苦民爾若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誠意邑則諱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民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于民其爲害豈何若意而鬼指則春秋所惡者不在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而勿用仁義之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

惡詐擊而善偏戰取伐善而棄復仇奈何春秋所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所有數莫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二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讐者有二焉是何以異于無麥苗之有數莫詰故謂之無義戰也若春秋之于偏戰犹其于詐戰也引之曾則謂之詐戰則謂之義此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曰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惡哉故春秋之外引之孌敵則謂之內此之詐戰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達思孰能知之故門人感焉孔子曰吾因其行事加乎王心焉假其位号以[illegible]其成敗以明順逆故正月加王筆之也吳楚之君不書葬削之也[illegible]狩曰狩以示防也齊頃出[illegible]不出咸而曰諸公成風嚴嫡庶[illegible]也陳侯也陽貴陪臣而曰盜[illegible]兄弟也陽貴陪臣而曰盜

吳楚僭王而曰子討乱賊也絀不書葬而忽書鄭定哀幼也晉書申生許書子止重父子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也傳稱隱爲攝而書以公則非攝矣傳稱止不嘗藥而書以弒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書曰君正里克之罪也夷皐之弒君獄于趙穿而書盾宛盾之情也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弒嚴賊之名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定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書曰入內不受之辭也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先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会諸侯伐秦明因伐而如京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若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翬帥師会齊人鄭人伐宋著翬之擅也葵邱之會宰周公與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明宰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哉微也王若朝覲会盟禮樂之本也侵伐圍入征伐之主也會與燬国有相交之義則恕書之外此則明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

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純信裂繻因盟啓而得書
晛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樂鬬得書城杞大役也故
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匄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
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也然春秋之因事而褒貶竝容人時
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
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魯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魯無
故謂之名分之書且其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典常
則体乎礼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若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
世之準繩皆在此書則又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以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故假之魯史以明大法爲萬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
者可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其間叙先後之倫而與自此可博秋上下之分而

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嚴
乎經世其功配于抑洪水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于橫流存天理
于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
權夫是非者人心之同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第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
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制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于修春秋之時
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于誣聖人乎後之
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少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後世
三傳之作當爲伐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張若賈誼皆治之而晉杜預則爲
之集解焉公羊辨而裁其失也胡母生董仲舒皆習之而何休則爲之註焉
穀梁潔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晉范甯又爲之集解焉至啖助趙
匡有纂例辨疑之著陸淳聲章長微有通例統例之編迫程氏胡氏之傳作而

聖人作經之意見矣

禮記大義

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周禮一書国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末經而禮記其義疏也禮記乃孔子諸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爲記或錄舊禮之文或錄變禮之文或錄雜出共二百四十一篇入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爲四十六篇而取月令明堂三篇合爲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澔之集說也其匹十九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未易言也于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于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于王制見天子飛戒受諫之義于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義于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之義于禮運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于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于郊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于內則見道合則從不從則去之義于玉藻見天子

搢笏方正于天下之義于明堂位見外而不叛之義于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于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于學記見三王四代唯其師之義于樂記見爲君謹其好惡之義于經解見發號出令而民說之義于哀公問見君爲正則百姓從政之義于仲尼燕君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于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于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于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于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于緇衣見規矩準繩之義于投壺見揖遜之義于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于大學見正心誠意之義于鄉飲見王道易易之義于射義見擇士與祭之義于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于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于冠婚喪祭之篇見養生送死追遠之義焉要之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人之性必有所發于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于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于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此于禮而輔于禮者也不別不異不足以大行于世是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

其忘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禮之三支也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百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同出于禮而不可缺者也于是乎又別而異之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決斷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三支者辟諸筋骸之類焉言人則手足焉四名者辟諸筋骸之類焉言人則手足焉骸在其中矣言禮則樂政刑仁義智信在其中矣故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于禮而已矣或謂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粹精者惟中庸大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曲禮少儀樂記祭義射義等篇已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倍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亂難信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如月令之書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不韋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禀命于天子者乎稱不韋者不過曰秦并天下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日新嚴禁姦宄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日新命賛綏諸侯

傳而儀禮遂廢朱子始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綱而附禮記于後如射禮則附以鄉飲酒義禮禮則附以冠義以至燕之禮莫不皆然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鄉相從襲祭二禮托勉齋成之此于禮經之全度無議者也

息園蔡氏曰聖經之不幸于後世者三曰議經也僭經也叛經也而秦人焚烜之罪不與焉益聖人之經天地鬼神所不能易而諸儒易之易之而聖經自若也然諸儒輕易之罪固難逃于後世矣夫書疑伯益之事記斷月令之非指易爲卜筮之數詩暴醜亂之迹讀禮者未知篇數已謂爲戰國之書讀春秋者未知十二公已議三傳之失此議經之過也論禮樂者荀鄉之論虞薛蔡者乘哲之贅作太元者揚雄之妄史遷之嘗錄司馬虨之九州春秋非摩筆之玷乎王通之續書孔衍之漢魏尚書非典謨之累乎此僭經之罪也公孫宏受業公羊而多許不情劉歆傳業左氏而自獻符命于雲以從事易學之人投閒取辱張禹以不語怪力之言欺君自誣此叛經之罪也嗟乎

會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昌黎之詩也讀經者知之則必獨抱遺經深究終始而不敢議矣誰能書閽下皓首太元經少陵之詩也讀經者知之則必東閣臆說覆瓿淺言而不敢僭矣詩書發冢之譏見于莊周也讀經者知之則必佩服聖言書紳遺訓而不敢爲譬弓之效矣雖然易蓍以卜筮存而實亡考經解所援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之語而易初無此文則不全也甚矣使非田焦贛高開其源陳几王鮪導其流後人何從見易乎詩自春秋作而已失觀論語所援柔以爲絢偏其反而之何而詩初無其詩則所亡者多矣使匡申公毛萇爲之注後人何從知詩乎既脫酒誥復失武城書非全也設非伏生受業孔氏爲注何所取而爲帙範乎既失月令又失王制禮非全也設非高堂后倉大小二戴何所取而爲儀文乎麟筆既絕樂書未存所賴者左氏公穀之傳賈董諸儒之訓而是學不至如綫此明道謂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蓋有旨也噫六經不企諸儒補葺固爲聖經之

詘諸儒未脩先正推廣豈非聖經之大幸歟至有宋大儒出而昌明之于易則先天之學以心爲本經世之書以中自名是四數窮理者也一元之微可起六卦梅枝之粗可知乾坤是因理達數者也太極一圖天地之本潛虛一書萬物之府是理數相推者也易之學不益明乎于記則六經門庭自中庸入學識波瀾自檀弓大物我兩盡自曲禮大以大學爲大德之門以少儀盡進退之事其言近道吾得樂記焉其事可脩吾得禮運禮器焉禮之學不益明乎其于書也論洪範而闡五事參極之旨傅禹貢而別三江入海之水辨稽古爲作史之辭舜放勳爲稱堯之道而書之學不益明乎其于詩也自從刪後更無詩其如詩也達矣選心于易始知詩詩也明矣靈臺之詩非文王眞授天命之年破斧之詩非周公眞有破斧之事論黍離而知人心之不變解狡童而知人心之已離詩學不益明乎其于春秋也泰山著尊于之卑卑泰山著卑于之尊尊卑泰山之論究春秋之始于王道迹熄之餘發春秋之終于聖人感麟之旨春秋之義不益明乎然猶闡發于諸儒之論脩陳于君上之前王明而分經取士國家以經學取人心大儒以經學扶名教故據經而無鑿經之失亦援經而無假經之名而何有議之僭之叛之等于煨燒之慘也哉嗟嗟聖經之垂昭昭日月萬世不泯被以蠹蝕則海枯塵劫特一時之蛙鳴蟬噪焉耳于聖經又何重輕焉

史學篇

史記總略

史記者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所述也自秦滅先生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時始置太史令命司馬談掌其職時天下討書皆先上太史以其副上丞相故遺文古事靡不畢備談因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以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爲太史令嗣成其志乃創爲義例上始黃帝迄于炎漢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以序帝王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而止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立功名于天下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

十二萬六千五百言始變編年之體而爲紀傳遷歿後歙景武紀禮樂律書三
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靳削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
補之及益以武帝後申儆亦淺鄙不及遷書遠甚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薄貧賤後世愛
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書有所
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今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
捨其書故謂周公卒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
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
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秘書之律初解得
書之厨未廣且三千年之史籍而躡躋于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
凡著書雖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
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

良田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唐突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
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採舊記時插新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漢晉名賢
未知見重遑暇未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以裴駰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雖粗
見微義而未窮討論南齊鄒誕生亦作音義音則微殊義乃更畧爾後其學中
廢唐貞觀中劉伯莊又作音義比于徐鄒音則具矣而殘文錯節未見考通至
司馬貞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釋文演注又爲述贊號
曰史記索隱而後良史之才亘千載而無議矣

前漢書總畧

前漢書者扶風班固所撰帝紀十二年表八志十列傳七十起于高祖終于孝
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凡八十餘萬字初父彪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
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永平中固爲郎典秘書優游蘭臺乃發其石渠之藏
續所未詳固既死書頗散亂和帝令其妹曹世叔與昭就東觀輯校內八表天

又志皆其所補也按班固本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礼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隣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寫自而已倘臣隣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賈逵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乘公之好龍也固于當時已有定價如此大才將何者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本水之有本源班故不通旁行邪以古今人物驟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斷于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況始元而前太史公先之矣始元而後叔皮成之矣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則資于賈逵劉散復有陳宗尹敏孟冀之徒共之矣表志凡十則大家終之矣是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後世作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而史家猶奔走班固之不暇不復測其深淺至有棄遷而用固尊班而抑馬者于是服虔應劭

指瑕房元齡爲指要余靖爲刊誤楊侃爲標注王劉和幾歐陽修所辨論更出乎諸家之外古今著作如孟堅者何幸哉

後漢書總略

後漢書宋范曄撰止帝紀十列傳八十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以覆車梁世劉昭得其舊本因補註三十卷往者朝廷之上本無史言可考遷固之史不過綴輯所聞爲書至後漢方有史官東觀著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于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雖所載多溢辭而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爲可恨耳乃曄與甥姪書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徒徒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悋之而已其自貪如此實則增華積麗緩貼綺綸以就篇帙蓋來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特其創爲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于傳又贅辭佻巧故世多譏其失史之體云

三國志總畧

三國志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
畧命裴松之補注博採羣流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高簡
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于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
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
爲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于謂其術諸葛孔明稱父而
爲貶辭來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廣傳之猶亦未必然也望高處遠近司馬遷
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
註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爲書矣註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

晉書總畧

晉書係唐時房喬等撰貞觀中以句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
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
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四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
二年又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
三十例出于播天文律歷淳風專之其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說俱上所自爲
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班馬之徒
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
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顧師古孔穎達之
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歷代作
史唯晉叢冗最甚而可以無譏但其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
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南北諸代史總畧

宋書乃梁沈約撰本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自齊永明中約奉詔爲是書以何
承天書爲本旁採徐爰之說頗爲精詳但以兼載魏晉失于限斷然撰之班馬

與魏收未足爲疵玉其所剏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故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
前代學者立平千載之後攷見始末則不無博洽多聞之益陽南齊書梁脩子
顯撰無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已有紀予顯自表別修然
天文祖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因讖故南豐曾氏謂子顯之子斯文
善自馳騁其更改舊文處尤多而其文蓋下豈才固不可強而有
耶梁書陳書皆唐姚思廉撰思廉之父察在陳時嘗刪撰梁陳事未成而陳亡
唐貞觀三年詔修五代史思廉受詔爲梁陳二書以本父業久之不就貞觀初詔論撰于
秘書內省乃成本紀六列傳五十爲梁書成本紀六列傳三十爲陳書始歷三
世傳父子更數十世而始成之其難如此後魏書北齊魏收撰收博採詔家舊
文隨條甄舉微屬後事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終孝靜作十二紀九十二列
傳十志然收語于齊氏言魏室多所不平又受賕朱紫子金故減其惡厚有褒
者多沒其善北史洪騰號曰穢史自文帝以收書褒貶失實命狄泉重作以西
魏爲正東魏爲僞大矯其失而性本以收史爲主北齊書唐李百藥撰本紀八
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書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
續成以獻今七闕不完北周書則唐令狐德棻所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先是
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宏爲史先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
多非實錄宋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并謬亡缺詔館職讐校于是會
校定南齊梁陳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皆頒之學宮

隋書總敘

隋書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
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復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
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淳風
獨作陵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未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爲班馬
兵事虛言不求典故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于絕緒雖其文

彩漫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在目長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付之志宰淳風諸所由絮然具舉也時李延壽復撮序八代北起魏盡隋南起宋盡陳爲南北史刪煩補闕亦佳史也雖于機祥恢諧小事無所不載然比于南北正史反無蕪穢之辭陳壽以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

新舊唐書總畧

舊唐書係韋述曰史競舊本所成至石晉劉昫等因韋述本增損成之爲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繁畧下均比實錄多所闕漏又是非失實之甚新唐書則宋仁宗時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列傳較舊史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謂事則增于前文則省于舊也而議者頗詆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故發論必曰嗚呼蓋以此爲亂世之書也其諸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爲世訓論者以爲最得春秋之法然不爲韓愈眼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拔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宋史總畧

宋史爲元臣阿魯圖脫脫等所撰述其實則歐陽元之筆居多計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改歸一體修以來祗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安能盡如已意竟不易一字

五代史總畧

先是宋開寶中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書是爲五代史而歐陽修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宜重加修之薦子家永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故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故發論必曰嗚呼蓋以此爲亂世之書也其諸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爲世訓論者以爲最得春秋之法然不爲韓愈眼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拔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強附昔人是也但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者由修之者非一手也嘗放史始于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所紀雖雜出然而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多係一人成之即繁輯不一人而裁定出一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五分而美相合至元修宋史而其法大壞矣原其所以由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官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丑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使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遼金元史總畧

遼金二史與元脫脫阿魯圖各主其事而實則遼遼朝臣徵聘逸士共爲之者也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六卷列傳四十六卷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各著論贊且存體裁元史則明宋濂王禕協撰欽定訂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六十一卷凡一百三十萬六千餘字

通鑑總畧

通鑑一書易紀傳而爲編年上下數千百載興亡治亂瞭然在目誠史學之綱領也故神宗之叙通鑑曰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蓋嘉其有關于風教也考宗之讀通鑑曰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蓋將其有益于治道也噫溫公之有功于是書也大矣然官閒之十有九年史筆始絶其用心至勞也洛中夏縣遺稿充棟其爲書至繁也官屬之辟召始得劉道原後得范淳夫其編次甚詳也衆論之訪咨或得之康節或得之伊川其訂正甚精也然溫公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讀之終篇其餘求見欲觀者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嗚呼後之觀

者將終篇而熟究之子抑閱未終紙而欠伸思睡乎讀是書者當取其雖特風教門切治道者論之首書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力辨四臣爲惠帝立黨制其父所以明父子之義晉仲連射書聊城公則闕之文潛亦謂仲連以布衣遊諸侯不當以身任天下之責晉操芬香責顧公則譏之元城謂歷數百年無有知之者惟公獨能知其心劉洎之死史以爲出于遂良公謂遂良乃忠臣必無潛洎之語責黎之詠史以爲出于陸贄公乃謂贄有救解之辭而無報黎之意韓休必不至爲賊卓奏公之所論者凜凜乎君臣父子之經三綱五常之理仁義忠信之道豈非有關于風教乎論者參遵何之約束正以箴熙寧大臣變法之失論賈山所言從諫拒諫正以譏熙寧大臣同已之非蘇秦之縱橫談說未不足取也存其事于書者欲見當時辨說之覆邦家也嗇夫之辨給馳騁亦不足道也公之深辨而不釋曰皆欲使小人知利口之無益也公之所論者拳拳乎變更持守之異拒諫從諫之別私說正論之下相人豈非有益于治道乎世之好議論雜駁之賦日月爭光公削之而不錄以是爲去取之未當不知公之點書范祖禹已謂詩賦止爲文章皆請直刪則公之所錄者必有深識不然歷代儒林文苑之士十已削其七九非此意耶姓武之讖不近人情公存之而不去以是爲編錄之未精不知公之點書范祖禹曰妖異有所警戒則並存之則公之所存者必有高見不然漢高祖斷蛇之事具載于書非此意耶然則論公之書不可以凡例輕議也又況二書浩繁非盡出于公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平蔡錄其述魏鄭公得之諫錄其述李絳得之論事宜其編次之難書之不易者也然究其繽次之意則其微旨後人固有不能盡知者豈徒曰編年云爾哉

綱目總畧

司馬溫公集資治通鑑既成病其書之太詳乃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而其書又未簡不足以備歷代之顯末因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其中未成

而卒胡文定公因其遺稿修成舉要補遺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猶切自痛詔讖之非强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然則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則紫陽綱目之作其爲禪益不少嘗莊誦全書而知其用功深而持論嚴矣

夫歲年有久近詳書甲子以紀之則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國統有離合特書正統以別之則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有始終興廢灾祥沿革之正例者有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之變例者皆大書以提要則大綱擧而監戒昭矣有追原其始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備載其言者皆分注以備述則衆目舉張而幾微著矣昔温公之書編次太詳今大綱舉而衆目張其得詳畧之中乎温公之書勸戒未著今監戒昭而幾微著其得褒貶之法乎然則晦翁所編不惟爲温公將順之忠臣抑亦温公正救之忠臣也自今觀之戰國之時秦楚韓魏之僭王則別之使天下知潛僞之不得其正亦春秋誅吳楚之法南北之際宋遼梁唐之分治則甲之使天下知傳授之不得其統亦春秋黜五霸之意則書魏之

竊位明昭烈之正統非異温公也所以示天下之大分大則天之僞號存中宗之紀年非揚温公也所以正天下之分論揚雄本仕于漢也而曰莽大夫揚雄盖雄之奸心佞舌曲筆美新名之曰莽者正以誅諛臣之心陷潛本沒于宋也而曰晉處士陶潛乎盖潛之清風高節恥臣後代柄之曰晉者正以表忠臣之節恥漢史曰幸太學今不曰幸而曰視尊師道也唐史曰尚公主今不曰尚而曰適明人倫也書孟軻之去齊傷吾道之不行也貶仁傑以係周臣道之不立也元狩六年特述殺太農令顏異者嘆公卿自後取容矣元鼎三年大書令人財補郎者嘆郎選自後益衰矣大抵一事之疑若決書竄二字之間凜乎斧鉞發潛德之幽光誅奸雄于已死者此書也嗚呼公之書豈私見臆說而自爲哉採故老之異聞拾諸儒之緒論質諸人心而無疑參諸衆論而無愧也是故其書行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焉

秦割地之和韓魏則取蘇氏之說其逃秦趙會于滱池則楊龜山之議也其逃

張良謀中秦車則程子之辨也夫惟旁搜博採非一書也左誦右訪非一說也則是書之作非一已之私見乃天下之公論矣昔晦翁嘗語門人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嗚呼晦翁固有無憾于此書者而後敢爲是言也

息齋蔡氏曰攷夏殷之世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似當時記事各有識司後乃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前近世所云實錄也實錄之名起于蕭梁盛于唐然亦倣史官採摭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作史之體則有二曰編年之體曰紀傳之體編年者逮次歲月而繫以世代之行事紀傳者分記君臣而載以行事之終始其變編年爲紀傳自子長昉也論者謂春秋以後惟子長擅制作之規模後代相襲益二十一代而不改其法而爲世所艷稱者惟子長永叔爲最若一遵史則失之同睢史則失之誕陳壽之志三國則失之誣陸機于寶諸人之史晉則失之謬其餘諸家紛紛蓋不足論則甚矣作史之難也大抵作史有法論史有體觀史之大義而不當取其更載之年月觀史之書志當觀其史歷代則述歷代之沿革史一代則著一代之可否觀史之紀傳當得褒貶眞筆是非公論而不必較其異同當讀遷史之表矣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於其帝之初先列譜系則五帝三王皆出于黃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統可見也六國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故齊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王國康公已遷居海上而田齊有大事皆繫以康公之年康公既卒始書曰齊此尊卑逆順之正理可見也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之紀明職分也至唐書之表猶有遷之遺意焉表宰相則書杜如晦爲侍中仍監東宮兵馬之事蓋言宰相不當下行有司之職魏徵爲秘書監反帶參豫朝政之銜蓋言他官不宜上任宰相之權表宰相世系則

書張氏之房有五而宰相十七人劉氏之房有七而宰相十二人蓋言唐之諸臣能修家法如此此司馬歐陽之表其宗柳揚大義深矣嘗讀遷史之書安封禪一書固述帝舜以下也正以著當時求仙之詐平準一書固述遷遷代也正以譏當時征利之非于禮書則載孫卿禮論而不載叔孫通綿蕞者以見野儀之失而古禮之得也于歷書則載古歷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載太初八十一分之法者以見太初之疎而古歷之密也至唐書之志猶有遷之遺旨焉董仲舒劉向子歆以春秋洪範論災異之證班固合三說而志五行范史因之晉史又因之歐公自立特見考武德以來著其災異削其事應而不徇漢儒之論此志五行之得體也焉遷考經星常宿織悉不遺爲天官之書班固因遷備說而志天文晉史因之隋史又因之歐公獨以一代天文災異若從事考武德以來某星爲某星爲異而不泛言彼蒼之象此志天文之得體也此司馬之論歷代歐陽之論一代其法蓋大旨微矣又嘗讀遷史之紀傳世家表于長一事之繫于夫下則謂之紀秦始皇兼並大國事異于前則始皇可紀也項羽收山已出見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時政由房開君道不立雖紀呂后亦可也子長以事之有天于列傳則係之世家孔子不周則呂道在後世則師道廢故以世家係之陳涉在夏商則爲湯武在秦則爲陳涉故以世家別之陳涉之首重造稷之臣則亦列于世家也列傳冠賈誼光有深意以伯夷居于列傳之首重潔節也以孟荀冠于淳于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于韓非別異端也他如倨傲好客酷吏日者龜策滑稽黃頭游俠皆爲當世而發至唐書之紀傳視遷亦不多遜紀太宗而譏以幸于多愛之言非妄也紀武宗而責其好惡不同之語非誣也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沒其事今乃書其宦蓋以明忠臣之義陽城諫延齡之相舊史眞于隱逸今乃列于卓行蓋以表君子之行八秦系于隱逸出劉貲于文苑皆所以示揚善褒德之意此遷史

唐史之紀傳世家眞得褒貶直筆是非公論歟嗚呼世無予長無以示後人作史之例世無永叔無以洗諸子作史之陋然自固而下亦不可不辨以言其表則王子侯表遷則斷自建元以武帝始有分封之制也商固則自高文以來叙之何昧耶公卿宮表遷則係以大事以驗大臣賢否之職也而固則削去不錄此書幷罷年月而已何畧耶古今人物表以區區一夫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賢聖愚智之差等又何其不知量耶以言其志則高祖之創南北軍武帝之置羽林軍此一代大政也固則不志光武之三十稅一和帝之縱民煮鑄此一代急務也畧則不志郊祀者不記巡幸里數之遠志天文者反畧當代災祥之事以言其紀傳則范史紀皇后而不知尊畢之分三國紀芮姜而不辨逆順之理甚者晉史之紀紛靡盦甚敗晉之亡也且有蕩隊三山鯨吞九服之言敗惠皇之失御也且有溽暑之氣方閩淫蛙之音竿記之語此諸史著紀之失然也固論蕭何之理家而不忘記載之反覆論釋之

之不調而不忘表傳履歷之乖謬牒以忠毅董宣列于酷吏之儔以直諒鄭衆列于宦者之徒壽因私忿未復而嘗詆諸葛瞻之失宋米不獲而不立丁儀之薄他如南北紛錯陳隋乖謬蓋未能縷數者此諸史立傳之過然也世之好議論者曰遷史無直筆歐史無全美往往以微夫細過吹毛求疵其亦昔矣噫如予長永叔而猶不免于苛論則彼纔十七史而爲史者將何如哉当漢以來一用太史紀傳之法以成史其編年之體置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述資治通鑑賜名資治然後十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繫日繫月如指諸掌離托始于三晉之侯而其意蓋與左氏之作章相續溯源授受殆有自哉紫陽朱子復別爲義類大書以替其綱分注以詳其目綱如經以寓褒貶之微體目如傳以載得失之故事史我返乎古史之正例而足以救諸史之失也哉

理學篇

太極圖解

太極圖

濂溪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萬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而紫陽朱子爲之解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者◎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之根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水)(金)(木)(火)(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丨者陰之合也(四)陰盛故居右(四)陽盛故居左(四)陽稺故次火(四)陰稺故次水(四)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四)交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人○者于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木)(金)之德也善惡(土)(火)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于是乎立而○(四)(木)(四)(金)(四)(土)(四)(火)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愼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窒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學者將探前聖不傳之蘊當求濂溪太極之圖欲明濂溪太極之圖當求聰翁說解之意而朱震進易說謂此圖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胡

仁仲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非其至也而學者遂疑其淺或謂此圖周濂溪授之二程而程氏遺書獨未嘗及此圖學者遂疑其迂嗟夫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推明無朕根極領要蓋濂溪所獨得之學議論淵源理義粹精其可妄議乎觀晦翁之言曰先生之學其妙見于太極一圖彼謂非其至者正先生至至之妙又觀晦翁之言曰程氏此圖默識于言意之表南軒之言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然則非此何以入義理之門而窺聖賢之閫哉故曰其學之妙具于此圖即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自今觀之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此圖之奧也而通書則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豈非發明自無而有之旨乎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此圖之妙也而通書則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明時運行萬物始終豈非發明自有而無之旨乎乾道坤道化生萬物圖言易道之變化也而通書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非此意卯聖人定以中正仁義立人極爲圖言人極之宗主也而通書所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非此聖耶張南軒以爲太極圖淵源粹精秦漢以來所未有信乎太極圖濂溪之闖奧也胡氏以爲通書書之約而道之大文之質而義之精信乎通書又此圖之啟鑰也然世之輕議其學者曰易有太極而圖加以無極疑其涉于虛無之論嗚呼爲其說者蓋不以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無極太極之妙先于吾心燈神端慮察而見焉則周子發明造化之蘊了然無餘憤矣善乎晦翁之言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所謂無極者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也斯言盡之矣何得以無極議之乎後之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有得乎周子之心

周子通書大義

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奧而其實是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

五行之陰而其質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同源顯微之無
間秦漢而下誠求有臻斯理者大抵書之要旨不外乎誠之全體而誠之全體
不外乎圖之太極明乎此則四于篇之旨思過半矣夫誠者實理之謂也是書
首章一則曰誠二則曰誠正以發全書之旨趣示後學之根源而其所謂誠則
有二焉曰然而實著天也必期于寔人而天也是故曰誠者聖人之本也曰聖
誠而已矣曰誠無爲也無妄也曰誠動于此也寂然不動也此誠者天之道性
焉安焉之謂也曰君子乾乾不息于誠也曰至誠則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此
誠肖人之道復焉執焉之謂也其論舜曰身端心誠於孔子曰道德高厚其誠
者之道歟其論顏子發聖人之蘊仲由之喜聞過其誠之之道歟其論聖之希
天聖之明通是亦誠者之道也其論士之志學君子之務實是亦誠之之道也
言其師友者欲人共明此寔理耳言其童蒙者欲人求明此寔理耳患人以詞
章尖科而昧此實理則曰文辭爲鄙而道德爲實處人以富貴肥家而衰此官

理則曰狥視軒冕塵視全玉是書也無非推明乎誠之一字耳然人見其文之
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人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何者形而上者固此理
也形而下者亦此理也散于造化者固此理也會于人心者亦此理也是理也
寓之于圖則曰太極其則二氣五行之運行寔理全則
五常百行之發見又安有異理哉故誠之源則陽之動也誠斯立則陰之靜也
幾之善則陽之屬也幾之惡則陰之屬也合義禮智信即五行之性也考悌忠
順之百行即萬物之象也不特此爾若五行陰陽陰陽太極若五殊二實二本
則一又發明乎物物各具實理非自微而之顯乎若禮樂和若剛柔善惡又
發明乎事事皆陰陽非自顯而之微乎又不特此爾聖學一篇言一之無善而
極明通公溥之境學者深味之則知無極之眞爾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
矣孔子一篇言大子道德教化而合天地四時之妙學者詳思之則知孔子本
太極而有陰陽五行之用矣究通書之旨揔不出至誠之寔體而已而好爲議

者曰周子之言復以利正爲言非大易之說也周子之言中以和爲訓非中之意也遂以爲周子之學源流于易中庸之書而議論何若是之相戾若能知周子以坤卦言則利正亦可以爲復知周子以時中言則達道亦可以爲中噫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學者當求諸胸中之眞見而毋泥紙上之陳迹也

張子西銘大義

西銘一書發前聖未發之蘊啟人心未啟之機眞可與天地同其本渾渾乎無所名恢恢乎無所不及範圍不可得而過形器不可得而窮其旨要大抵切切于仁孝之道故伊川以爲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明道以爲仁孝之理脩乎此須臾而不于此則不爲仁不爲孝矣蓋乾稱父坤稱毋此西銘之純乎孝人而有見于此則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而孝子之職學矣或謂申生恭而未免陷父于惡乃取而儕諸大舜之底豫遂疑其駁不知橫渠之意非謂舜之孝果與申生同也特以明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命耳夫何如民一吾同胞物吾與也此西銘之純乎仁人而有見于此則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人之事畢矣或謂孟子親親仁民自有次第乃合而歸諸大君之長幼而遂惑其泛不知橫渠之意非謂大君之心果愛無差等也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而能推物以平施耳夫何惑嗚呼知西銘者固以西銘之言爲當疑西銘者後以西銘之言爲過疑之者是則信之者非信之者是則疑之者非二者必有一焉曰皆是也信之者所以知之疑之者亦所以求知之信之者固無疑矣而疑之者亦豈終于疑哉吾亦見其不能不終歸於信而已矣鮑若雨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管窺天之喻則幡然而改劉安節向嘗疑也及聞伊川造道有得之言則蚓然而覺楊龜山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理一分殊一語則脩然風釋判然渙釋矣又何疑焉故曰終歸于信而已矣然則西銘一書所以信于人心俾于天下後世者寧有二程先生遺訓在

二程遺書大義

二程之學大率以誠正爲本以六經爲歸表章庸學之書痛排佛老之害托興吟風充然有得於目立雪望之凜然今觀其互相發明若心一也伊川言有主則虛謂閑邪即是存誠也明道言有主則實謂主敬便是涵養也學一也伊川以多聞言行爲貴欲人之蓄德也明道謂記誦博識爲病戒人之玩物也伊川釋艮其背之義蓋欲觀內而不狥外此言學力之始也明道及論窒慾之戒蓋欲內外之兩忘此言學力之終也前伯子晚年欲著書而未遑叔子自易傳外皆不過隨問隨答門人手錄其所言備者語錄之與自此始其後朱子裁定遺書二十五篇續定外書十二篇

邵子先天之學

先先天之易非康節私創也觀上古聖人取十三卦之蘊而爲制器尚象之事則聖人已得其意于未得之前孔子之發明若彰彰矣康節特源流于是故其言曰書固原有易此先天學也欲知大易之者當求之先天心在天地先此心注也欲知先天之學當求之心法然則是學也非求之圖而求之心非取其數而取其中中者先天之要心者中道之主將康節之于易固有好爲同異者蓋先天也文王之易聖人既言之矣伏羲之易聖人未之言此康節開其機而發其藏也是故天地定位杏泰相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既濟既濟未濟四象既交而成十六事八卦相盪而爲六十四卦此先天之象也由一陰一陽而爲二陰二陽由二陰二陽而爲四陰四陽由四陰四陽而爲八陰八陽由八陰八陽而爲十六陰十六陽由十六陰十六陽而爲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由是而成六十四此先天之數也有變象比象有感象應象故變象則寒暑晝夜此象則風雨露雷感象則性情形體應象則走飛草木此象之不一也有往數來數有陰數陽數故往數者已生之卦由左而旋來數者未生之卦

由右而轉陰數者起于十二湯數者起于三十此數之不一也然數之起者不出乎中中之主者不外乎心卽中而言數卽心而言中則先天之學得矣不然千中外而求象數于心外而觀休咎吾恐先天之圖皆陳迹經世之書爲考數豈足與論康節之學哉

朱子傳註之學

聖經浩博于政萬轍吾道高深如天如淵蓋未易涉其流而窺其奧也學自魯鄒教息漢唐諸儒僅求之文字訓詁之末或溺于卑近或爲于高遠或雜于異端道統不得其傳周子程子出而後學者得其所考以續于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正異端似是之非迨朱子取其錯簡淆亂者爲之支分節解而脈絡貫通殘編斷簡皆爲之正訛補闕而旨趣歸然于是有章句之作前乎伊洛一言之有據吾取之後乎伊洛一義之有考吾取之于是有集註之作夫旣合衆流而會流參殊塗而同歸又以其說之所取者必明其所以取之意說之所去者必辨其所以去之由比或問之作又得以曲暢旁通而無遺論也朱子之意將以繼絕學傳正統豈但爲之訓釋而已哉故論語之言無所不包以爲其要在心之操存涵養七篇之旨無所不究以爲其要在多而其樞紐不出乎心之誠大學其論雖博而其始終不出乎心之敬無非明揭此心決啟鑰此心學也非朱子之學之至其孰能明之然辨說太詳未免有曰就支離之病時象山陸子則以爲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與朱子徃復辨論不合乃同會于鵝湖終不相合于是朱陸之學遂有異同及朱子晚年始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其言曰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嘉近日方有少省發處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又曰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大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覺向時工夫止是論文義耶于日用工夫全少檢點今方

深省而痛懲之又曰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若求之大過措詞煩猥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于本旨全不相照又曰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近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眞實不誣語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又曰日前爲學緩于反已追思此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又曰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箇地基或去年死也則枉了因致書象山曰喜論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日支離之病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有異同否也則兩夫子

固已首倡其異同矣此陽明先生晚年定論爲朱子重開眞面目也然朱子是重道問學一邊陸子是重尊德性一邊探源既同垂教不妨或異先忠義闡其意曰吾夫子震鐸萬世訓忍于斯人作分別觀哉然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固已明判二宗矣魯哀季康宣雨詢弟子好學止許一已亡顏氏子諸三千七十彬彬在門者會不一及焉然諸弟子皆心服而無軒輊已之嫌顏子見于二論者一問仁一問爲邦及喟然一嘆而已當年未見寸功傳世絶無著作子稱惟我與爾孟稱禹稷同道周子稱其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至今學者尊之廟祀崇之天下後世從無腹誹其玄虛而靡宗則孔門的眞學脉殆可深思矣喪于一慟學脉縣絲晚得曾子傳宗再傳于思子三傳孟氏子而道益大光孟子沒學正公孫之徒晝階級疑登天弗克肩椅薪傳幾絶而有若顓孫游夏諸子各尊師說行其教于四方夫子之道亦賴以綿衍然與顏氏一宗固有間矣宋儒周子直接孔顏學脉每指其樂處引人一傳程氏

朱夫子明鎮伊川便自分宗而未始相非也再傳至橫渠上蔡龜山三傳至羅豫章張無垢李延平及傳至晦翁朱子而道亦大光弓閱其年譜幼甫能言卽蘭谿曰蒸之上何物只此一問何等根器十歲讀孟子輒信聖人易做年十九中進士倚不遑數百里徒步從師此又何等志願豈非間出豪傑中人以上二流人物哉且其學固親受于延平先生延平嘗曰元晦進學甚力晚得此入商量所疑甚尠是進學未始不在疑也此入極頴悟也某于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極有益是學未始不先入處旣得入處未始不求助益也此子初爲道理所縛今漸融釋于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是學造融釋未始內體而外用也此道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動之學脈絡亦可深思嘗歎其所著太極圖傳通書解二程遺書精奈默契而謂于陳老之外別有學脈可乎哉然則後儒相傳又有朱氏之學者何也原學在古帝王本爲治平天下之具至孔孟以匹夫身荷斯文其道愈尊其教愈中庸而治平天下之功愈大且久以故周程之學數傳至朱子而以四書六經之義區啟聖蒙不新以訓詁詮義理其特論愈卑近其教愈開廣而治平天下之功亦愈大且久夫門閭出豪傑中人以上一流人物而其學顧寧居中人下蓋其自信有甚篤者故韓侂胄余嘉諸好勳爲學逆黨乙斬其頭不爲動卽當時象山先生獨得孟氏立大之學朱子亦謂南渡以來理會得實功大者惟某與于靜二人然然湖辨証異同終不爲易以朱子之根器願力詎不能卽語上一宗而終不以彼易此者天之所以用朱于朱子之所以自用固有不可誣者矣吾夫子造化諸賢示難點鐵成金而直與語上者顏氏子外寥寥其人自周迄宋元公明道象山而外亦未多得而中下根人普地皆是也聖賢心法形上教爲中下說法不如是不足誘進天下萬世之人由門而堂而室其歸大道于故諶謂朱夫子持論愈卑近其教愈開廣而治平天下之功亦愈大且久非無說

也後之儒者習其訓中下語拘謹務革心本遂未自認尊朱而朱子之眞神沉埋不現甚至力排陸學先孔門語上一宗非託爲禪卽斷爲老虛無嘗是之論抑過矣然則陽明夫子獨提良知二字勘定萬古聖賢的血脈而與朱學心同迹異夫豈得已也哉

王文成公良知之學

王陽明先生指出良知二字爲聖學宗旨其言曰此理流行數百年只爲宋儒從知解上大認識神爲性體故開晃曰修習道蓋深若只從這些子看得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眞假到前使明合得的使是合不得的使非此良知二字宛于古聖賢相傳一點嫡骨血也蓋聖學不過一心先生良知之說只是說此一心又嘗疏其義以示人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知善知惡是良知如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治實下手工夫頗撰不破學問而徐儒顧訾之曰禪苟陽明徵朱裕卑汚引接多就高明之流漸有放言高論者故又疑其爲闢靡一路先忠養剖析之其言曰學問一事求其是而已矣若中無所見而隨聲吠影與自以爲是而操戈翻案其人心術皆已得罪聖賢又何從知學問之眞嫡骨血哉所謂求其是者非如後儒虓似牽合依傍湊泊以前人言句爲模而我型之也一笑一顰一指一撝門之內心而洞然晶瑩驗之人倫世故而嘗然中欸即之千百世以前千百世以後四海以外四海以內上至天帝下至乞見而廓然符合不差毫黍如此而已矣惟我陽明先生負不世出之資歷生平未經之患難勞耶于二氏對勘于諸儒萬死一生千鎚百鍊一旦憬然提出良知兩字如猩衣鉢直接洙泗濂洛之嫡血盡滌詞章訓詁功利之積氛至其勛業節義儼立古今八獲覩眞儒大川而一洗學道迂僞之疑而或曰陽明良知之學近于禪而本流爲圖虛篤行召于多不滿焉夫良知兩字非知自先生固于輿氏之言也夫子輿氏神乎否耶良知之第一逗現爲孩提愛親稚長敬見夫愛親敬兄圓虛乎否耶且以吾儕凡夫証之纔一墮地便能乞乳未幾見他人

而嚮見父母而笑此嬰兒之良知乎此可謂圓虛乎
江次翁慕母避亂遇賊輒泣告有父母在賊不忍犯荀巨伯看友人病賊至願
以身代賊相顧嘆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大有義之國遂班軍去此盜賊之知孝
知義與夫唐四岳之明揚交讓有二良知乎此可謂圓虛乎設使酬古博聞之
儒日習間安視膳之儀卒然遇利則攘臂過害則抽頭絕非嬰兒嗄天面目此
可謂切寔乎又使角巾衿帶之儒日講仁義道德之訓一值生死之交鋒刃之
際迷暗本心曾盜賊之不若此可謂切寔乎乃以嬰兒不假學識盜賊不能漸
滅人人具足刻刻遍現之良知而推之于陽明又推之于禪寔陽明乎抑寔自
已也哉又曰晦翁傳註皆爲功令而陽明間有異同不無訾議夫陽明之間有
異同此所以爲晦翁知已也蓋晦翁處
辨論已自異同而白鹿一會則晦翁引
辨寔見得晦翁之病自爲一篇與心不知安頓去處將經世事別作商量
汲汲表章六經四書詞句之間豈無于慮一失且其人手稍未易簡當時鶩朔
講究不亦誤乎可見晦翁男子聞道何嘗自護其過而今人必代爲護之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以雷同附和爲知已者此在求俗人情則然豈可以例聖賢心
事哉且晦翁悟後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搏使人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
領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此與陽明有何異同後人
自看不到耳然則良知之學迄今寖先其傳者又何也其故有二一則聰明淳
慧掠前人光影而誤以任性爲良知一則義路昧滯喜翻前人公案而謬以執
見救良知嗟乎天下之適無南轅漸迷漸遠者多矣豈獨先生之學爲然而乃
以歸禍先生哉今但願學先生之學者先掃成見且平心和氣讀其書知其人
力究其宗旨之所存以及下手格攻之竅要而又廻勘于夢醒清明就正于眞
師良友忽開心眼確見其果圓虛與否是禪非禪而後去取從違可自判決矣

蔡忠襄公管見臆測

聖門大路三條一條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從此路入是上等根器只用保任工夫直達堯舜地位一條今人作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從此路入是中等根器須用擴充工夫斷造聖賢佳境一條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從此路入是下等根器須用改過遷善功夫亦能與前兩路人携手同行夫道若大路然豈有多條哉從孩提今人惡人看似有三路而愛親敬長怵惕惻隱齊戒沐浴之心原無三條孔孟不云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一而已矣聖門歧路兩條一條中行一條鄉愿人知中行地位不易到不知鄉愿地位亦不易到夫人舉心動步皆是罪過安能至非無可非刺無可刺同乎流俗中必微有不同者矣合乎汚世中必微有不合者矣惜中行之衣冠投世俗之歡矣是故謂之同謂之合也至于居心忠信行似廉潔尤不易言今人假名伏義不脫掩耳盜鈴安能忠信廉潔奉侍如出一型幾無眞膺可辨乎蓋鄉愿初問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殼套此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可見學問入深纔有此等錯路然鄉愿之力量愈到而受病亦愈深故直判之曰不可與人堯舜之道若力量未到鄉愿正未絕于堯舜之道尚可作中行路七人矣帝門歧路三條一條揚子莫執中揚子墨子子莫三種學問亦非小可彼皆打併一生全副精神成就三種果位但孟子此章亦有可疑既不許爲我又不許兼愛人且不許執中此三路一齊塞斷如何是堂堂正正之大道乎聖門入路關頭曰致知格物學無入處總是門外濱隔壁猜謎何曾見得是一是二此聖學宗旨如汎長河而溯源星宿如登泰岱而取道天門不容混濫者也即如庸之愼獨孟之集義皆是入處而無如聖經之格致功最精嚴圓滿諸先儒聚訟各有獨見各有提撕未可相非要之千物萬物總是一物于格萬格揔是一格有二焉即非一貫即非明德即非知止即非大學之眞入處矣聖門走路程次曰知及曰仁守曰莊涖曰動禮切要工夫固有程次了然諸儒主仁主敬主禮非不各

因時節喚醒人心而全體大用之學則自有始有卒不可凌躐倒紊聖門上路三鞭曰發憤曰疑思問曰深造自得鈞是人也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迴首一思則不容不奮身上路矣既上路便不能不泣岐便不能不問津今學者無疑無問有何岐可泣何津可問聖門曰道問學曰當問曰切問而近思問一語尤爲明向指南七十子之所以裁成于先師皆全在善問得力也未能深入其奧而曰吾已意而得之卽一舉似向人於我總成交泯沒受用也故深造自得一節是眞學問靈竅要訣到家消息也聖門行路歸宿則曰至誠中庸言至誠不曰配天則曰配地不曰如神則曰天德遂以此爲決非凡夫可到不知至誠一靈個個圓成絕無缺欠書中指點親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如保赤子如衣錦尚絅此卽至誠發竅有一人可謝不知者乎有一人可謝不能者乎循此而悟直悟矣依此而修眞修矣

息閑蔡氏曰古今人極之所以立元化之所以運世道之所以清特有吾道以維持不絕也但上古之時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道隱然于危微授受之間迨去中古之時遵王之義無偏無陂遵王之路無反無側吾道渾然于彝倫攸敘吾際故在上者不言有道統之傳在下者相忘于道化之盛初未有道學之說也自[illegible]徽不西皇極之王弗作而吾道之脈已微天生素王以開萬世道學之統繼以亞聖相爲扶持于是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天地之運已息而復繼人物之倫幾亂而復敘萬孔孟有皇極之德無皇極之位所以有道學之名也奈一壞于秦人之刑名而道之正學渾微再壞于漢人之黃老而道之正學分裂大壞于梁陳隋唐寂滅之教而道之正學幾無餘澤嗟乎天下豈可一日無道學之功哉以其道達之朝廷之上施于興章措畫隱于師友之間形諸問答見諸著述則天下猶陰被斯道之澤至上無宗主下無扶持而波蕩于異端之流則生民之禍始興矣韓昌黎譜軻之後不得

其傳信夫自濂溪周子上接洙泗之統下啟伊洛之傳于時明道先生一見茂叔之後而謂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橫渠先生一聞明道之論而遂有盡棄所學從事于道之眼誠脉絡分明而源流宏遠矣然考其議論驗其問答周子多異于洙泗程氏復乘于濂溪而張與程又蒼勁佩相笑者往往致後學之疑何哉嘗觀通書之言中以和爲訓非中庸意也通書之言誠以擬議爲言復非與中庸之說相類也圖之言太極之上而加以無極非大易旨也圖之言五行但于易四象以爲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復非與大易之論相合也夫周子直接孔孟眞傳者也今著而爲書輩而爲圖其旨趣之異同如此豈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哉然能知周子以時中言則遠道亦可以爲中知周子以誠之之事言則擬議亦可以爲誠知無形而有理之意則信周子非于大極之外而復有無極知本體不差並行不悖之理則信周子于四象之中而亦爲五行大抵所指雖彼此而本原之不失所見雖詳畧而體統之不參繆則濂溪何嘗不合于孔孟哉又觀遺書之言仁也曰仁之道但以公字論之其與通書德愛曰仁之言不一也易傳之言復也曰動之端蓋以元字論之其與通書利正誠復之言不同也夫程子親傳濂溪之學者也今言仁言復其議論之牴牾如此豈人自爲說家自爲學哉曰仁難言也愛者仁之德公者仁之理曰愛曰公皆善狀仁也何疑焉復亦難窮也元者以動言利貞者以靜言曰動曰靜亦皆言復也何惑焉大抵體用雖異說而同其本動靜雖異論而同其理然則伊川何嘗不合于濂溪哉至程張之言理又有得而論者伊川曰理也性也命也三者之異也窮理則盡性盡則知命矣橫渠則曰盡心則知性知天矧居京師往長安亦二之也或混而一之或歧而二之不亦自爲矛盾乎曰混而一之者自得學也歧而二之者爲學者言之也自得之學在諸君子則可在他人則

蠭等矣此橫渠不敢以伊川之說詔人也其言異其旨同是慢渠又何嘗自異于伊川哉後之學者每不求其旨道之同源而徒辨論于立教之異旨且不能泯周程張諸夫子之異同何況朱陸異同已分帋于當時豈能止分祖于今日夫朱子從義理以窺心性使篤學力行有途可尋詎不爲闢道之階級弟不從利明出入物物皆宗百姓與能人人本聖之要領詈怒獨徙攻詰入頭而甘墮詞章訓詁之阬因循等待之阱于是心行藏密而反與蹈畧之誠日用現前而更啟虛寂之議尊朱而拼陸蹈影吠聲比上而是始將以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之務即陽明先生良知一揭如牽尼覩光如重襲振領而習傳註之學者羣起而訾之自朱子晚年定論之書出而議始息先忠襄遠溯濂閩近接姚江扶朱陸之奥使天下曉然于其同而不嫌其異小子蠡測未能漸磨有志故歷序理學之源流而僭論其畧如此

贛治平畧卷三十六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803